



藝海珠璣

14  
1627  
40



門 14  
號 1627  
卷 40



藝海珠塵



子部天文歷算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仁和 朱 廷錫 德垣校

中星表

徐朝俊纂

朝俊字冠千號恕堂江蘇婁縣人現為諸生

自序

自古在璣齊政首重中星丙辰歲春夏間偶檢湯氏恒星出沒表與列星較對舛錯甚多此非作者之譌傳寫之悞也夫書關數學無文義可通是魯是魚讀者難以意會學者每執書以求象往往相印而不能符俊用是

藝海珠塵

中星表自序



悉心握算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歸除晝  
夜十二時一千四百四十分又撮四十五大星彼此距  
度如干歸出距時幾刻幾分先定準的然後逐刻逐分  
算明較錄將某宿某星距時分刻標出簡端俾言天者  
欲定中星隨時可改非妄作也庶使異日鈔胥卽有悞  
筆其差謬可立見耳如欲據爲定本以訂前人之譌則  
俊何敢旨在

嘉慶元年歲次丙辰長至前一日徐朝俊書

用法二則

一以星測夜時刻

假如遇立春節於夜間見昴宿正中卽檢表後冊立  
春橫筭到昴宿以下一格係酉正一刻如見天囷正  
中卽知酉初二刻三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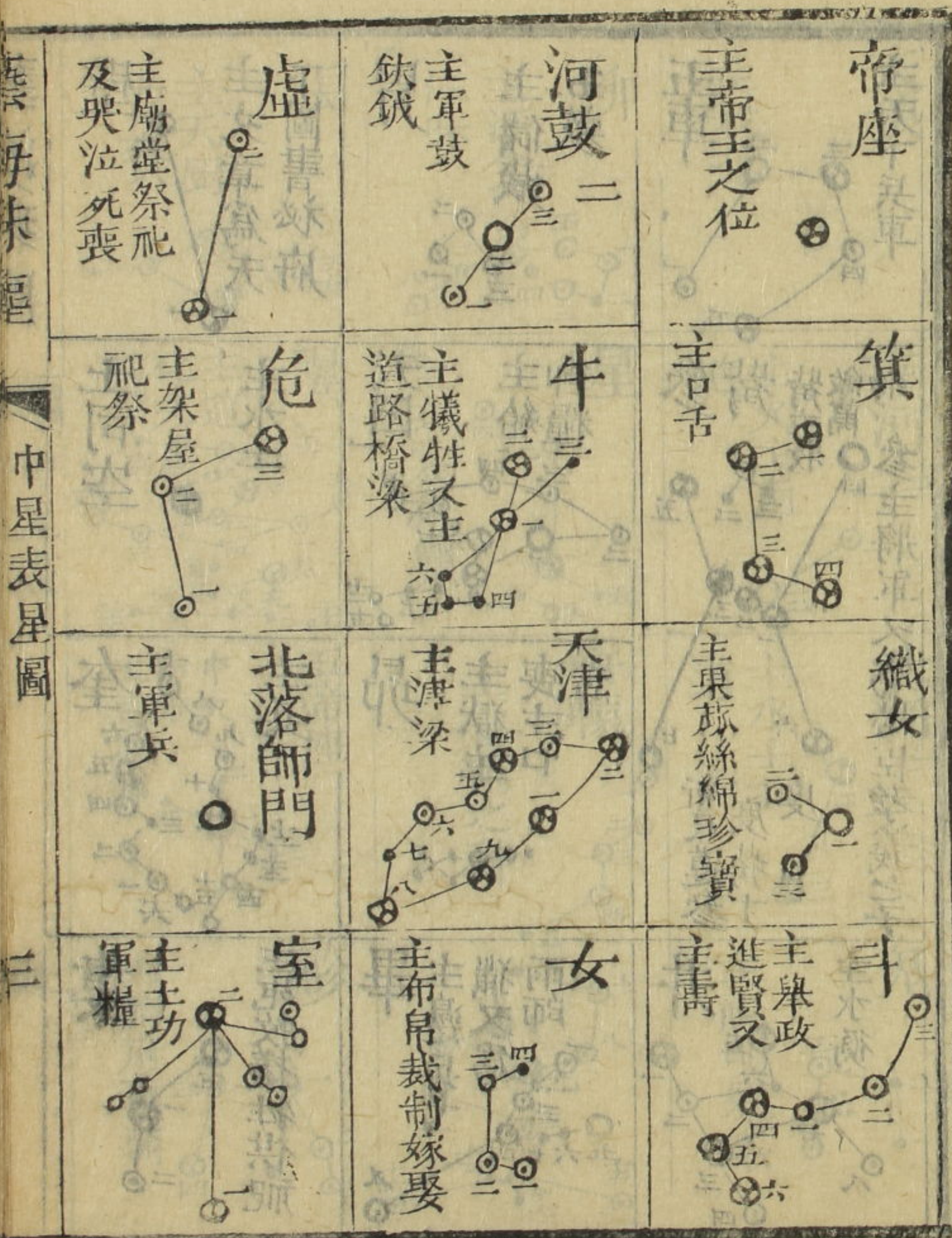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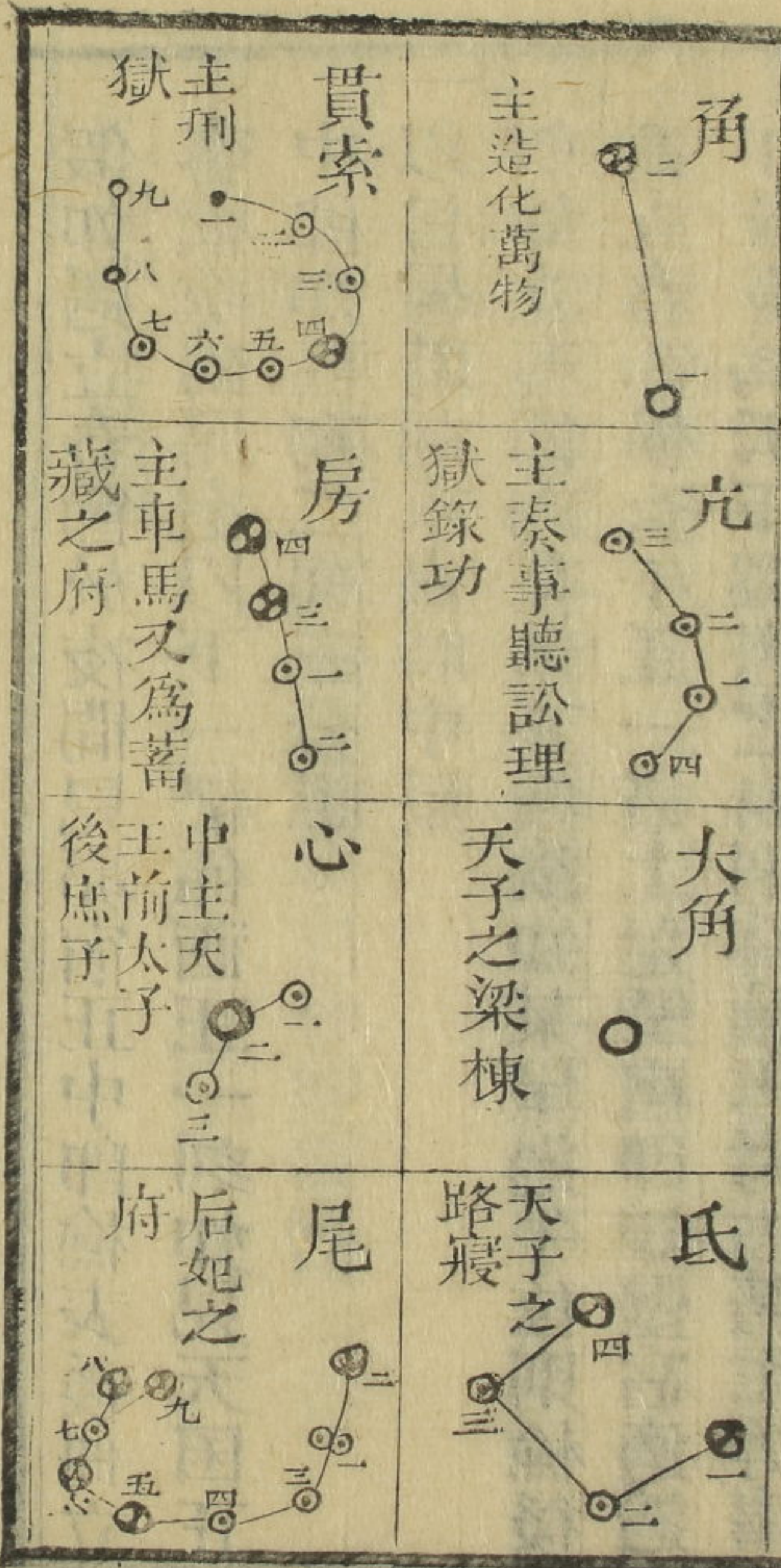
一以日晷時刻求晝時中星

假如立春節內在未正後欲知某星過午位則檢後  
冊立春節橫查午正一格上是壁宿卽知壁宿適過  
午位壁爲天下圖書之府則爲讀書考古著作等事  
均吉旣知壁宿適中而旋天圖以壁當午便知周天  
星象若何

四十五大星圖

星等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壁  
主文章為天  
下圖書祕府

胃  
主儲藏  
五穀

五車  
主天下兵車

土司空  
主水土

天囷  
主給  
御糧

參  
主將軍又為忠臣孝義之子

奎  
主兵

昂  
主獄主  
喪主口

新尺遵參  
一度荷十  
度

婁  
主施牧犧牲供祀

畢  
主邊兵  
獵又為  
雨師

井  
主水衡

天狼  
主殺掠

柳  
主酒食  
滋味

張  
主天厨  
賞賚

南河  
主火主南  
道

星  
主衣裳文繡

翼  
主道  
化文  
籍

北河  
主水主北  
道

軒轅  
主雷雨之神

五帝座  
中央  
四方  
五帝之神

鬼  
主視明察  
效

軫  
主樂府車騎

中星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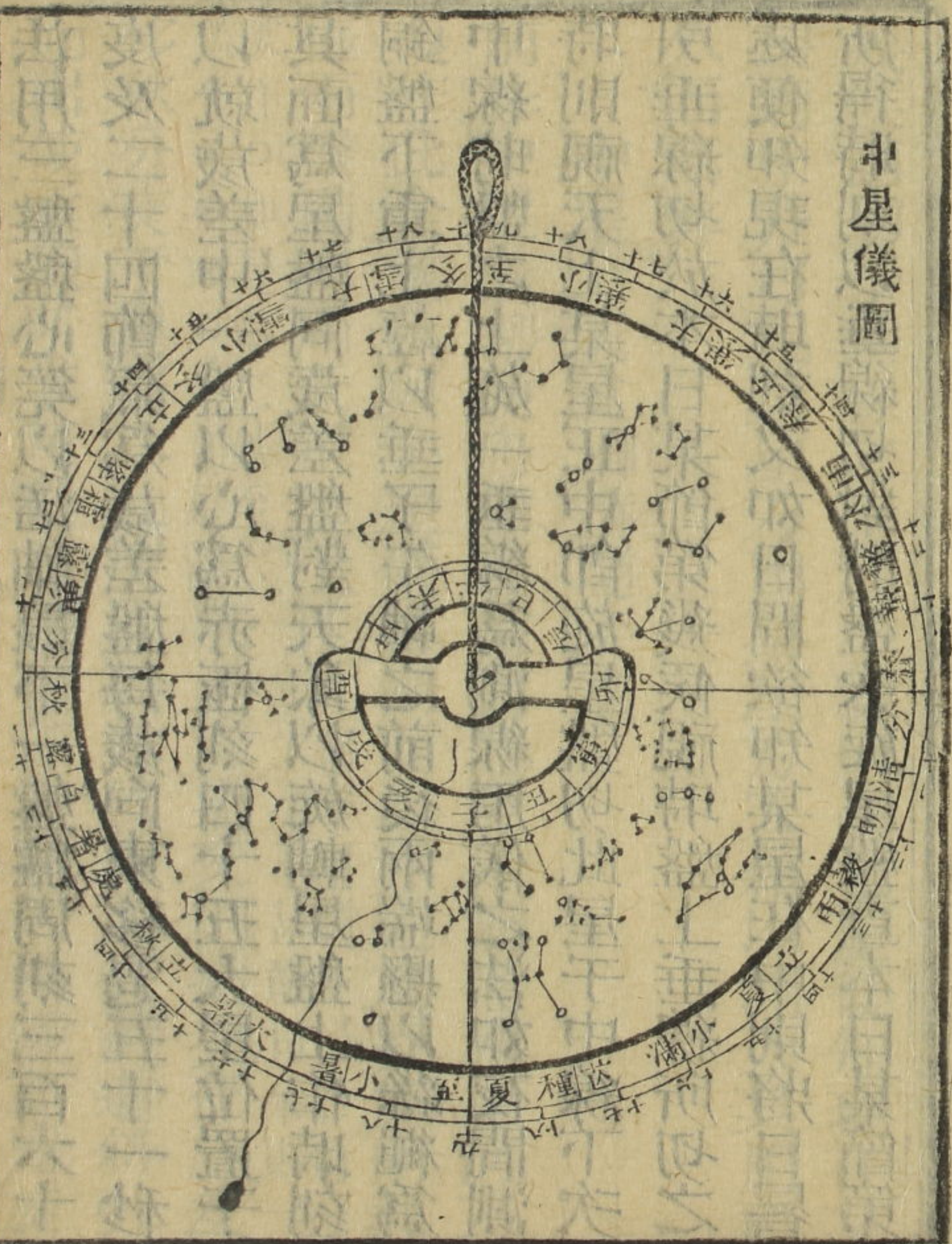






前表就泰西湯若望元本點竄釐訂以驗歲差以求  
 日躔又化各星之度分爲時刻分數爲推步家修改  
 中星捷法但既改中星則時刻亦不能不改後之人  
 欲舉以爲例而變通之則作表之法與作表之源均  
 不可不知者也余爲湯君作千古計覃思久久迺因  
 表而作中星儀并備列其圖法如左

中星儀圖



中星表

中星儀圖說

中星儀圖說

法用三盤盤心筭以活軸最下一盤盤周刻三百六十度及二十四節氣為歲差盤每歲向東移過五十一秒以就歲差中一盤以心為赤極刻四十五大星位置于其面為星盤同歲差盤對天象以旋轉星盤上作時刻銅盤下重上輕以垂子午軸之前後兩端懸以絲繩為中線時盤之上施一垂線為測線用儀之法如夜間測時則視天上某星正中即旋星盤切此星于中線下次引垂線切於本日某節第幾候視時盤上垂線所切之處便知現在時刻又如日間欲知某星在中則將日晷所得時刻以垂線切對時盤次旋星盤查本日某節第

幾候同切于垂線之下視中線所切之星便知現在某星適中并可見某星方出某星方入藉以測天其用更久而無弊

中星全儀說 即赤道平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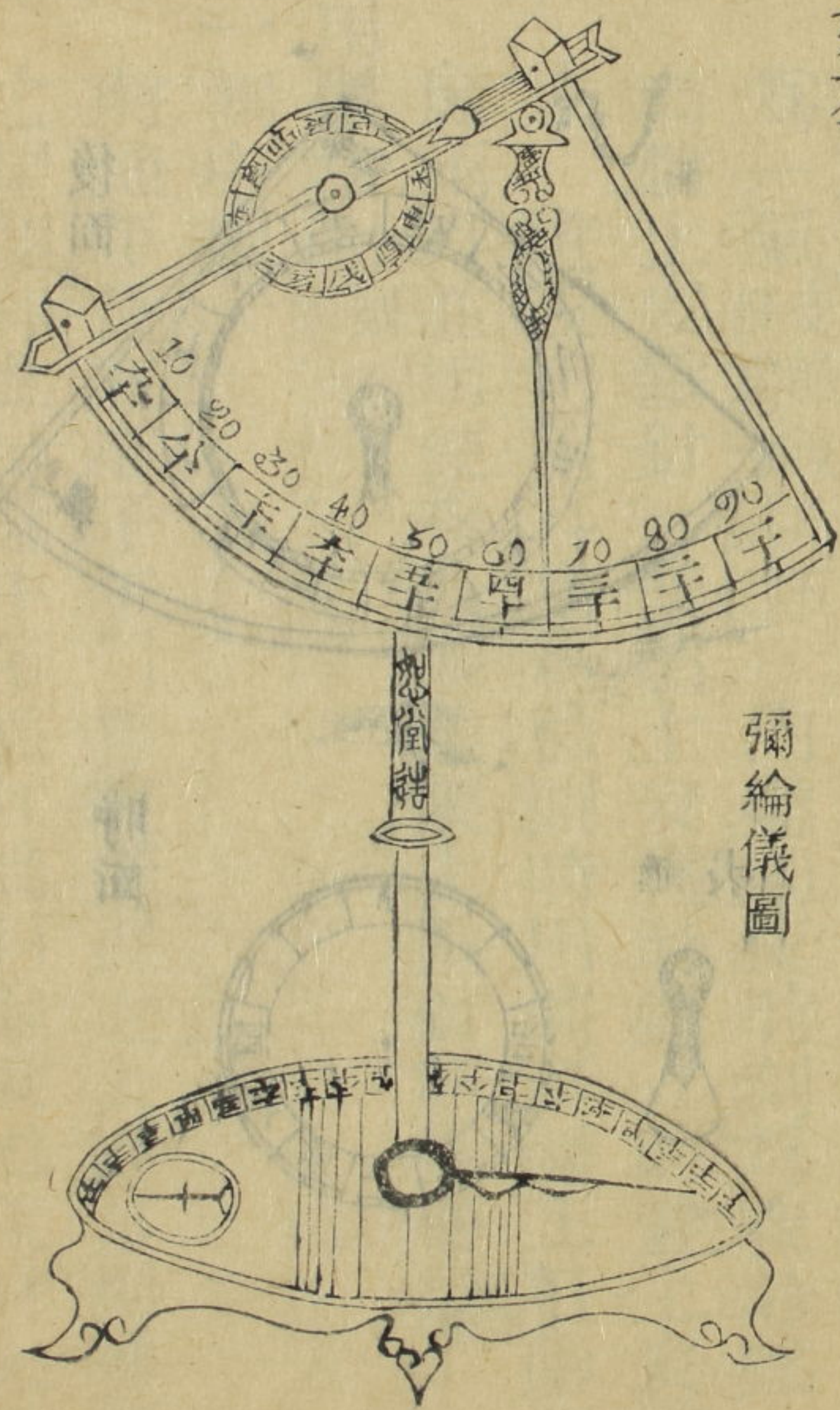
前作中星儀聊便舟車攜帶因器隘不能備列星河乃復作此全儀制與中星儀畧同而以赤道為界作南北極兩盤備列周天星漢于其面向來星圖並以芒角分號作○如是觀二號至六號作○如是觀於黃赤道交則遵現在歲差移秋分交于翼宿八九度間其餘節線並從黃道斜引而出使垂線所求可得日躔實在真時刻兩儀並懸旋

以配合舉現前之天體若何星漢之出沒若何藉中測  
兩線而瞭如指掌因從儀上星形大小位置仰而逐一  
尋求俛未諳天文者可不煩指示而識周天之星

彌綸儀圖說 內一則為測中星用

儀本不專為測星用而測星其一也蓋測天儀器見于  
天學諸書及 大清會典所載者更僕難數憶先君子  
在時曾示 朝俊 作天體儀法儀既成恐與天體不能恰  
合復作地平經緯儀以訂其訛 康熙五十二年監臣紀  
利安曾作地平象限台  
儀  
台地平象限更附百遊勾陳兩儀合而為一是又合  
四儀為一儀簡而賅輕而易舉見者輒問其名無以應

也迺權以舊居讀書齋齋名名之并備列其造法用法  
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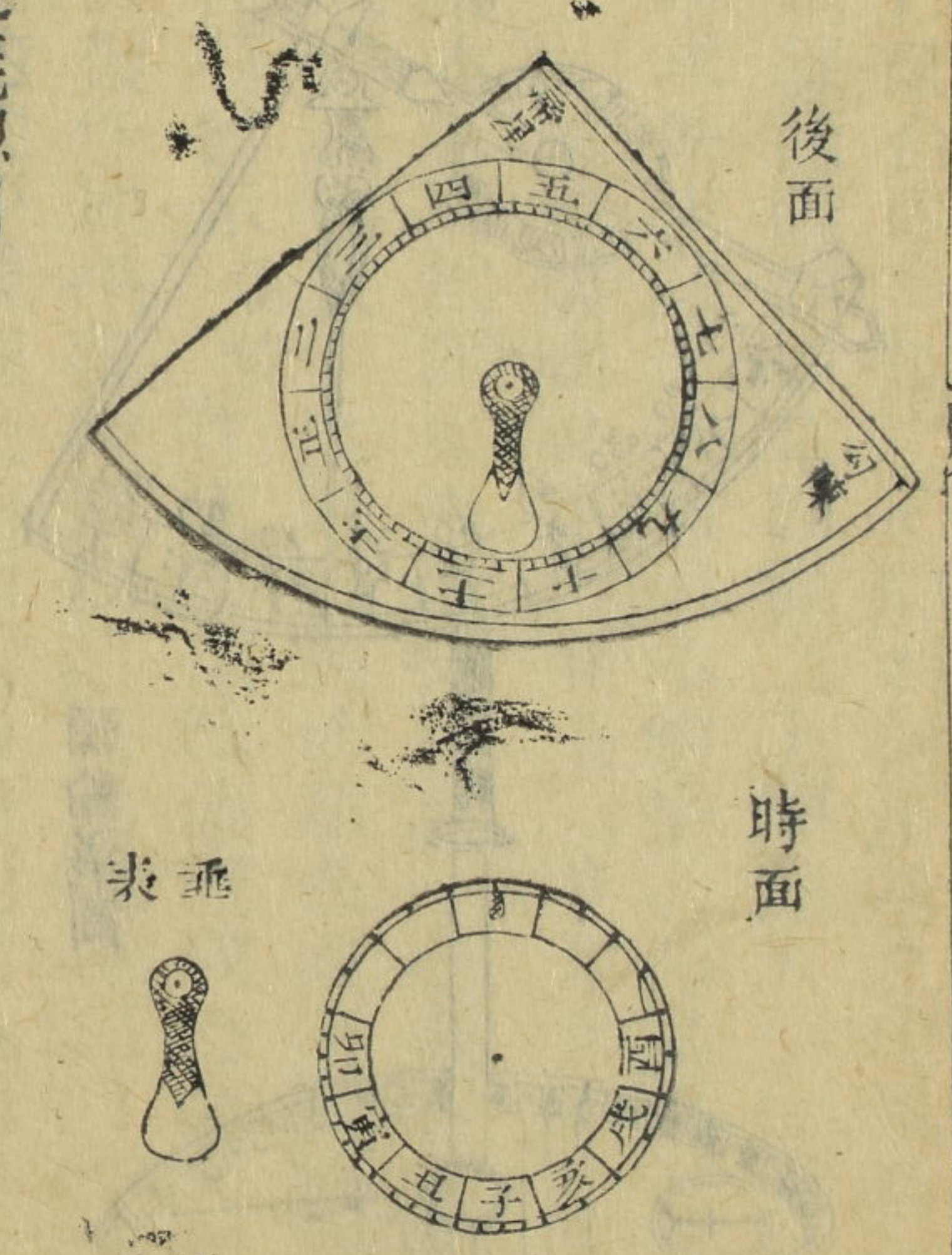
彌綸儀圖



造儀總目

下一層地平儀 畫地平三百六十度安  
天池指南黃道節線

上立象限



儀 一面畫象限九十度以漢字洋字分別順逆

一面畫勾陳儀外盤畫十二月每月分六分每一分

為一氣 交節後凡五日為一氣 內盤刻夜時刻為夜時盤

時盤上安垂針 儀頂上安晝時盤 時盤上安遊

表 遊表用兩耳當窺管測時用前耳歸正日影測

度兩耳並用使參直視象限上垂針所指便是

用儀法 十則

一測中星

將地平儀定准子午象限儀視遊表兩耳相參直  
之星便知此星適中不然即尚有偏度也說詳於後

藝海珠塵

中星表

彌綸儀圖說

七

一測兩星相距之度

如要測兩星相距若干度將地平定准指南轉象限儀從遊表兩耳先測定一星在或北或南離天頂若干度在地平若干度再測彼一星或北或南離天頂若干度在地平若干度即知兩星相距之度會典所謂一測而經緯之度並得也

一測七政恒星天頂經度

凡七政恒星之在正天頂者則無經度之可測轉儀測之視地平之表稍南稍北即經度從此起矣欲測經度將地平定准子午象限以測之視垂線所

指度分即知離天頂地平經度若干也

一測七政恒星地平緯度

凡七政恒星之初出入於地平者則無緯度之可測轉儀測之視象限稍昂即緯度從此見矣欲測緯度亦定准子午象限以測之視垂表所指度分即知離天頂緯度若干離地平緯度若干也

一隨時隨地測太陽出入時刻

候太陽初出將地盤定准指南轉象限儀使垂表掛於初度視遊表日光對射兩耳如初出之日影朦朧即以目測兩耳亦准其在象限儀上所指即太陽離地平之度其在地平

儀所指時刻卽本省日出時刻以定晝夜永短時憲書前所定者是也測日入法仿此

一春秋分日測北極出地度分高下

候春秋分日午時恰正使日光參直遊表兩耳視象限儀垂表所指之度卽知其地爲北極出地若干度高凡北極出地乃測天第一要務卽如作日晷以測時而不及出地總是無師傳授也近見坊間陳設之晷非不工緻可觀惜其作公晷時面低昂悞從節氣作平晷立晷法雖昉自西人而置表膠于一定無惑乎已正以前未正以後與太陽躡度並差也當世

縉紳士大夫類多習焉不察用之不疑求之天學書中從未有發其覆者故另撰日晷圖論說亦擬問世而先記其畧於此云

一隨時測北極出地度分高下

欲測出地若必候兩分將舟車偶歷之處安能遽測其出地若干故另有此法但須先知各節氣太陽逐日距赤道若干度分別有算法并別有算就之表詳見日晷圖法第一卷如在春分後則以日距赤道之度加測得之度如松江毘城小暑後三日午正測得太陽高八十一度零九分查是日日躡表距赤道北二十二度九分以所距減

所測餘五十九度再以所餘之度除象限九十度得三十一度即知松城天頂離赤道為三十一度是北極出地亦三十一度也秋分後仿此算法化減為加

一按各省北極出地向太陽測晝時

將地平儀定准子午使象限儀轉表指定南北昂象限儀使垂表指定本省北極出地度分如松城三十一度於漢字三十一度上則北極出地定矣案出地隨處不同表度說所載各省某省若干度並指省城而言其實無論全省一府中某縣與某縣竟有不同者今具此儀則隨地可測矣然後轉儀頂遊表使前耳日光漏於表之正中視表尖所指即當下日躔時刻也

一對勾陳帝星測夜時

將象限儀取起檢時憲書此夜係某月初節第幾日或中節第幾日撥內盤指定其處如小暑第四日夜間測時小暑恰交六月節四日則將成一氣則撥轉表使指于六月第一格約五分之四向北尋帝星勾陳使帝星角邊切于帝星勾陳角邊切于勾陳之大星按勾陳共六星其第二星最明凡近極諸星惟大帝勾陳明大易認一晝夜一轉常見而不沒者也視垂表所指即得日躔時刻

一定南北陸界

地平儀上疎密十三線即太陽錯行黃赤二道分二

十四節氣之界限也其法任作一圈均分三百六十度中間作十字線上爲天頂下爲地底中間交處爲地心從天頂左量本地北極出地從地底右量本地北極入地如松城三十一度即相望作斜線爲赤道線次於全圈赤道左右各量二十三度半作識與赤道平行相望作線左一線即冬至南陸界右一線即夏至北陸界赤道即春秋分界次以赤道爲心南北陸爲界上下各作半圈爲黃道圈即于圈上勻分十二分相望作線而二十四節氣之線俱定矣

附作太陽出入時刻盤圈法

嘗閱天學諸書得熊三拔簡平儀說有說而無圖無圖則難因說以制器故是儀絕少流傳又得陽瑪諾太陽十五省出入圖表而不載作表之源則十五省外北極出地不同並難得實在真時刻要知天問畧之出入時刻表蓋即從簡平儀時刻盤中出也余故就泰西線法之散見于他書者彙採以作此盤繪其圖而并列其法既爲天問畧探其源即爲簡平儀補其所未及云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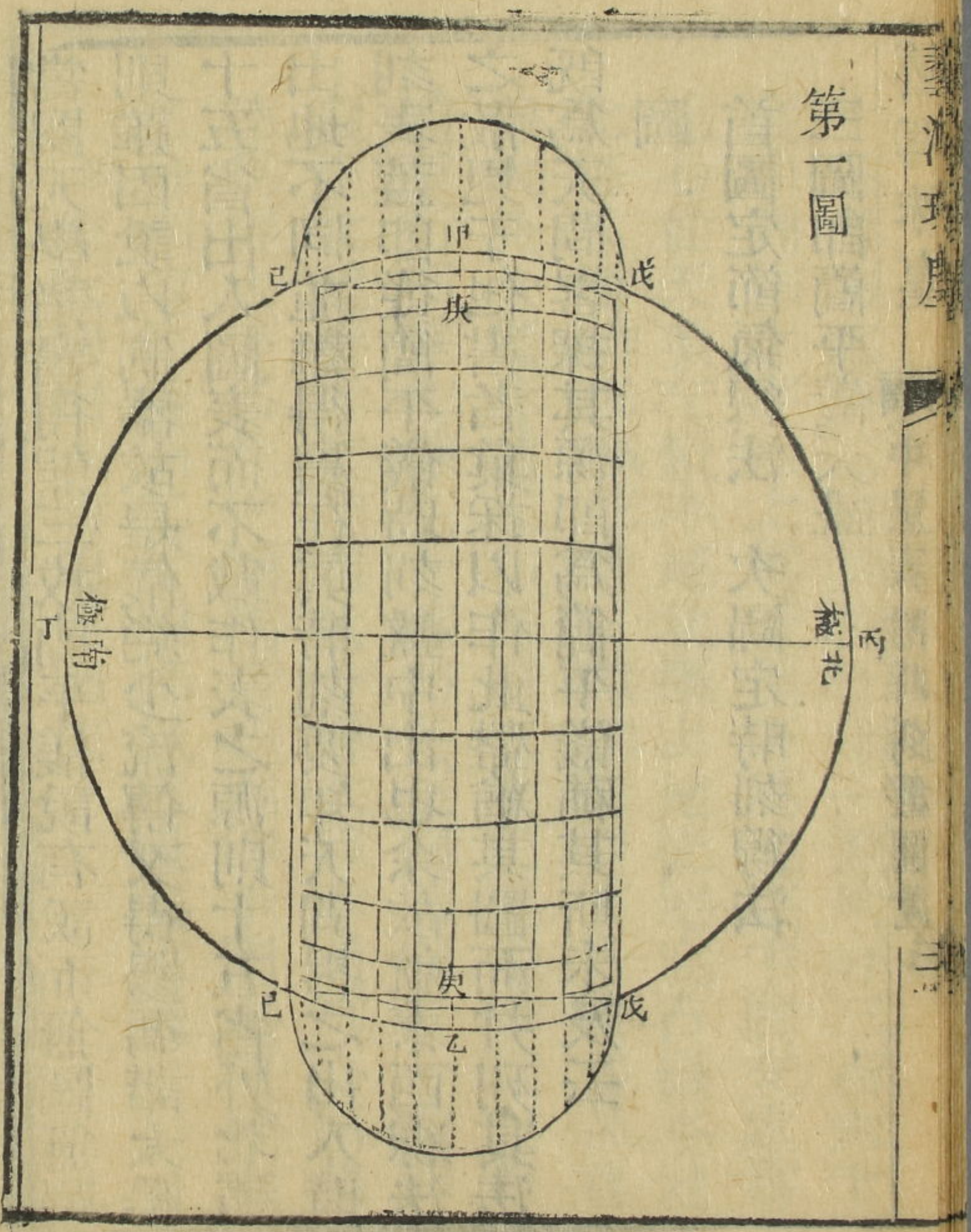
首圖定節氣線法 次圖定時刻線法

三圖即簡平儀天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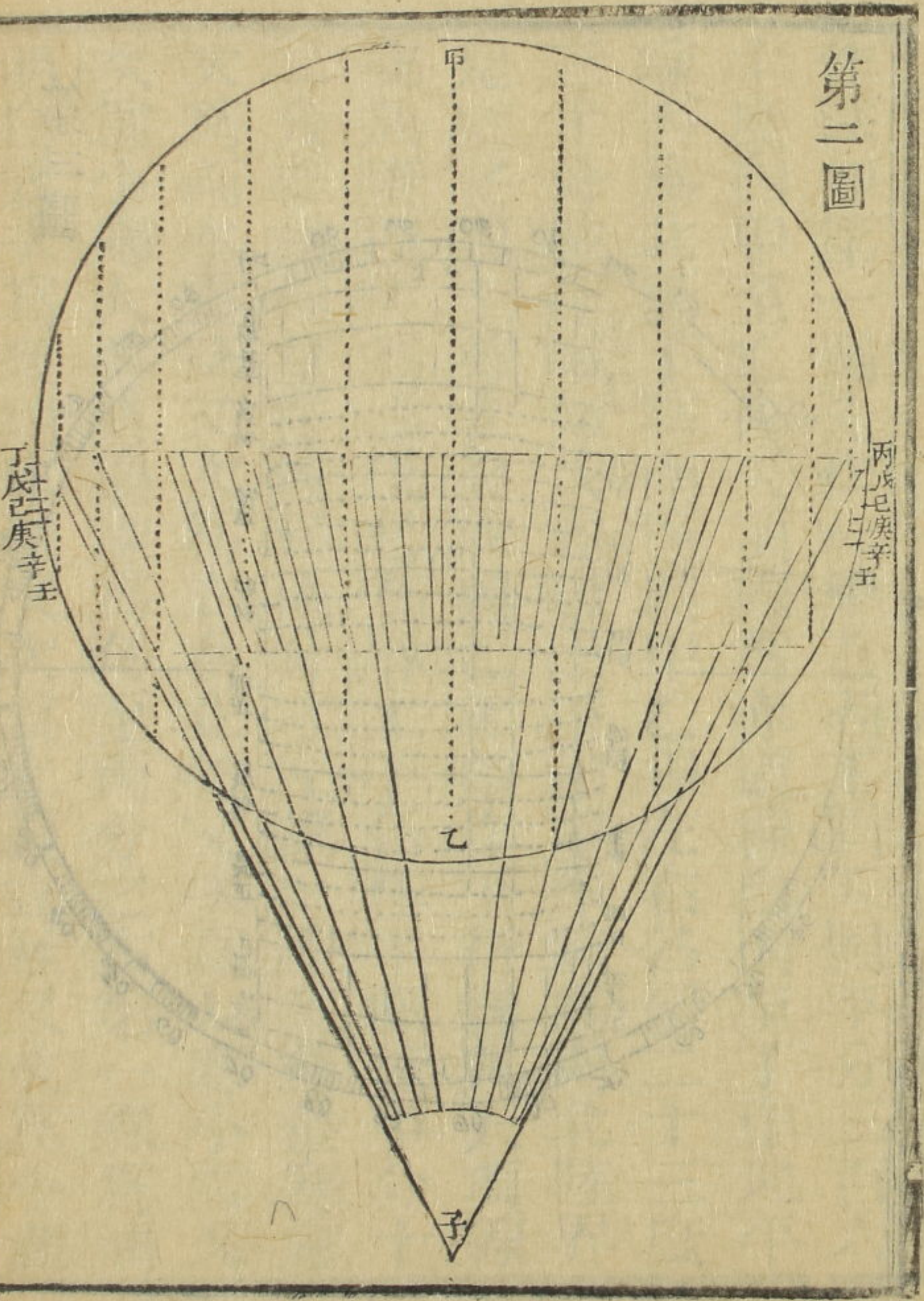
藝每珠塵

中星表附時刻盤圖說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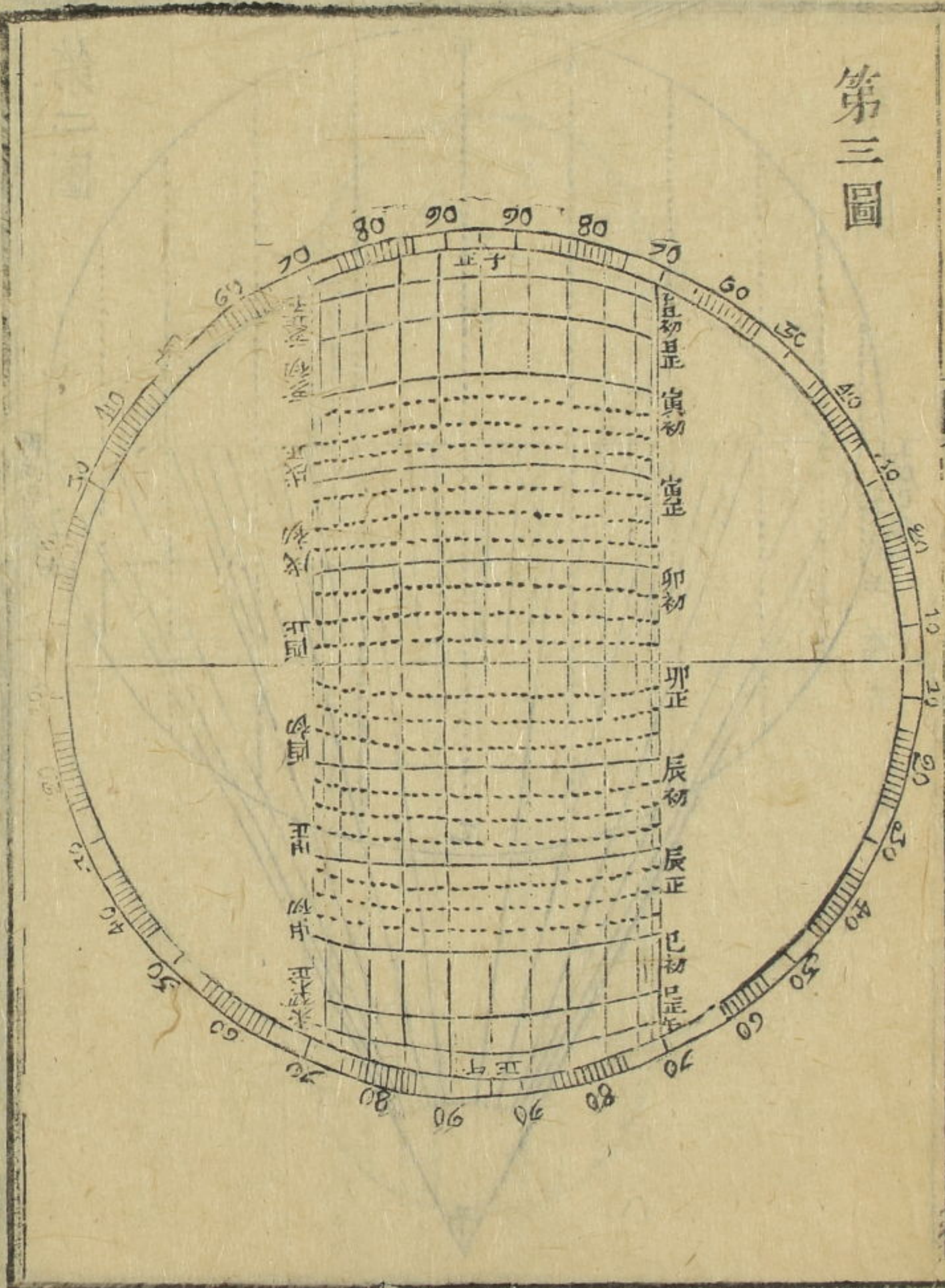


第二圖



中星表附時刻盤圖法

第三圖



作法如第一圖先作一甲乙丙丁周天圈平分三百六十度自甲至乙作天頂線為赤道線自丙至丁作地平線丙為北極丁為南極自甲乙線左右各量二十三度三十分強作識如戊如己上下相望作線為南北陸界是即冬至線次從戊與己相望作平行線與天頂線交於庚以庚為心戊己為界上下各作半圈皆平分十二分作識相望作線其兩分之左第一線為驚蟄寒露次為雨水霜降又次為立春立冬又次為大寒小雪又次為小寒大雪其邊線為冬至兩分之右第一線為清明白露次為穀雨處暑又次為立夏立秋又次為小滿

大暑又次為芒種小暑其邊線為夏至如盤體大者每分中各再分三  
分為五日一節線既定然後逐節加時法宜另畫別楮候線更佳  
取第一圖自甲至乙為度折半為心兩端為界作第二  
圖之甲乙丙丁圈平分二十四分為十二時初正盤體大者  
每分中各再分四刻更大者每刻上下各相望作線交再分十五分愈細則愈准而愈佳  
於丙丁線上其中心所交即卯酉正線右次為卯戌初  
又次為寅戌正又次為寅亥初又次為丑寅正又次為  
丑子初圈邊為子正左次為辰酉初又次為辰申正又  
次為巳申正又次為巳未正又次為午未初圈邊為午  
正即以前所交移于第一圖甲乙線上作識則春秋分之

疎密初正定矣次從甲乙線下任取一心如子從子向  
丙丁線各識俱作斜線而以第一圖各節線長短之度  
一一于斜線上量取如戊戌巳巳庚庚辛辛壬壬各識  
視斜線所交逐一移于第一圖節線上作識而春秋分  
節外各線之初正皆定矣次從各識並作曲線以聯之  
注明時刻如第三圖而盤之制乃畢用法如隨到一處  
依彌綸儀第七六兩則測其處為出地若干度祇須用一  
絲線向北極以下南極以上各數其測得之度相望牽  
定視線之加在節線上為某時刻即知某處之某節日  
出日入為某時刻又于線之右下左上又數十八度牽



定則其處之昏旦時刻皆得焉凡地平下十八度為朦朧影假如測  
 松江府城為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強以線按定北極下  
 南極上三十一度上視冬至線上日出切在卯正四刻  
 一分日入切在申正三刻十四分是即松江冬至日出  
 日入時刻也而晝夜昏旦均可藉一線以得所求此泰  
 西人所謂不必登臺轉象而可瞭然于几席間者此器  
 得也

藝海珠塵

子部農桑類

南匯吳省蘭泉之輯

奉賢吳祖泰裕傳校

木棉譜

褚華篔華字秋岳號文洲江蘇上海人諸生

裴淵廣州記曰蠻夷不蠶采木棉為絮范敏政遜齋閑  
 覽曰林邑等國出吉貝布木棉為之方勺泊宅編曰  
 南海蠻人以木棉紡織為布布上出細字雜花尤工  
 巧名曰吉貝布即古白疊布也諸番雜志曰木棉占  
 城闍婆國皆有之今已為中國珍貨但不自本土所

產不能足用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漢唐之世木棉雖  
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以爲服官未以爲調宋元  
間傳其種關陝閩廣首得其利益閩廣海船通商關  
陝接壤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食  
貨志皆不載至我朝乃徧布於天下利視絲枲蓋百  
倍焉

趙翼陔餘叢考曰謝枋得有謝劉純父惠木棉詩云嘉  
樹種木棉天何厚八閩厥土不宜桑蠶事殊艱辛木  
棉收千株八口不憂貧江東易此種亦可致富殷奈  
何來瘴癘或者畏蒼旻吾知饒信間蠶月如岐嶽兒

童皆衣帛豈但奉老親婦女賤羅綺賣絲買金銀角  
齒不兼與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畀江東人據  
此則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閩中而江南無此種也元  
人陳高有種花詩云炎方有種樹衣被代蠶桑舍西  
得閒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揮鋤  
向烈日洒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強鮮鮮  
綠葉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  
以收斂采之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翦爲衣裳禦寒  
類挾纊老稚免淒涼陳高元末人而隙地初學種之  
則其來未久可知

元始祖本紀至元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明史食貨志明太祖立國初卽下令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畝十畝以上倍之令稅糧俱編爲條銀而所種多少則聽民自便邑種棉花自海嶠來初於邑之烏泥涇種之今徧地皆是農家賴其利與稻麥等孟祺苗好謙暢師文王禎之屬謂地之高仰者無往不宜洵非誣矣今棉花有白有紫自瀕海所種轉販至邑中者曰沙花邑產曰杜花杜之爲言土也邑人於棉花止謂之花而不言棉此猶閩人呼薦以葉子越人號柑爲果樹夫人而

知之也

江花出楚中棉不甚重二十而得五性強緊北花出畿輔山東柔細中紡織棉稍輕二十而得四浙花出餘姚棉少重二十而得七吳下種大都類此更有數種稍異者一曰黃蒂穰蒂有黃色如粟米大棉重一曰青核核色青細於他種棉重一曰黑核核亦細純黑色棉重一曰寬大衣核白而穰浮棉重此四者皆二十而得九黃蒂稍強緊餘皆柔細中紡織又一種曰紫花浮細而核大棉輕二十而得四種者於清明前以溼灰拌花子布之鋤鬆地上上覆以

土三四月間生苗其根獨而直葉形銳而有角盛夏  
莖漸頽黑開小花如錦葵色鶯黃中復有紅紫暈一  
層甚可觀結實時每穗作三兩房房之嫩者曰花盤  
老者曰花鈴子花未熟透而堅結如溼絮者曰僵囊  
凡花早收者曰早花晚收者曰晚花花經霜而采色  
微糙者曰霜黃花

孟祺農桑輯要栽木棉法擇兩和不下溼肥地於正月  
地氣透時深耕一二遍作成畦町每畦長八尺濶一  
步內半步作畦面半步作畦背下種先一日將地連  
澆三次以水淘過子取瓦盆覆一夜次日用小灰搓

得伶俐撒畦內上覆厚一指勿再澆待六七日苗出  
齊時旱則澆灌

王禎農桑通訣云收子下種初收者未實近霜之子不  
可用惟於中間時月采取爲上旣經日曬帶棉收貯  
種時碾出老農云棉種必於冬月碾取生氣收斂曬  
曝上車不傷萌芽春時生意苗發便不宜近日先洩  
其生氣矣凡棉子碾過用臘雪水浸則花不蛀亦能  
早或云鰻魚汁亦佳

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種棉者勿種也諺曰歇田  
當一熟言息地力卽古代田之義若人稠地狹萬不

藝海珍屋  
得已可種大麥或稞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  
小麥凡高仰田可棉可稻者種棉二年翻稻一年即  
草根潰爛土氣肥厚蟲螟不生多不得過三年過則  
生蟲三年而無力種稻者收棉後周田作岸浸水過  
冬入春凍解放水候乾耕鋤如法可種亦不生蟲  
棉田秋耕爲良獲稻後即用人耕又不宜耙細須大墾  
岸起令其凝洄來年凍釋土脈細潤正月初轉耕或  
用牛轉二月初轉此轉必撈蓋令細清明前作畦畛  
欲濶溝欲深雨後更於白地上鋤三四次則土細而  
草除除白一當鋤青二去草自其萌芽故

南土虛浮蒸濕翻耕首年十全無患三年以後土仍虛  
浮復生地蠶或遇梅雨濯露根遂多萎壞苟地蠶斷  
根食葉一蟲之害赤地數武翻耕不辦亦宜如前法  
冬灌春耕以實其田

凡棉田於種前下壅或糞或灰或豆餅或生泥多寡量  
田肥瘠剉豆餅切勿委地仍分定畦畛勻布之吾鄉  
密種者切勿過十餅以上糞不過十石以上懼太肥  
虛長不實實亦生蟲又有草壅法秋種苕饒草於田  
中刈葉壅稻留根壅棉若草不甚盛將大麥蠶豆等  
並掩覆之其收有倍他壅者

水土氣過寒糞力盛峻熱惟生泥能解水土之寒亦能去糞之熱使實繁而不蠹諺曰生泥好棉花甘國老但下糞須在壅泥前泥上加糞并泥無力若餘姚法罨豆後仍上生泥生泥不止去熱亦令蟲少種疊地花者不可不知

種棉之法有二將子隨手撒畦內上覆以土用木碓碌滾實者漫種也將木椿打地成眼量子多少放入用足踐之者穴種也吾鄉皆漫種甚密間有穴種者亦不聞倍收而諸家皆力言密種少收之害豈水土各有所宜耶抑習俗相沿不能驟返也爲備錄數說於

後以俟課耕者擇其利病焉便民圖纂種法云用水浸子片時漉出以灰拌勻候芽生於糞地上每一尺作一穴種六七粒待苗出時密者芟去止留旺者二三科常掐去苗尖勿令太高高則不結子元扈先生曰木棉一步留兩苗三尺一株此相傳古法依此則能雨能旱肥而多收圖纂作於近代云一尺一穴者者太密此邇來密種少收之濫觴也俗云千穉萬穉不如密花此言最害事稀不如密者就極瘠下田言之所謂瘠田欲稠也田之肥瘠在糞多寡在人勤惰耳若田肥自不得密密卽青酣不實實亦生蟲故稀

種則能肥肥則實繁而多收棉之幹長數尺枝間數尺子百顆畝收二三石其本性也今人密種少收皆其天闕不遂者耳又曰齊魯人種棉者既壅田下種率三尺留一科苗長後籠乾糞視苗之瘠者輒壅之畝收二三百斤以爲常餘姚海虞之人種棉極勤亦二三尺一科長枝布葉科百餘子收極早亦畝得二三百斤其爲畦廣丈許中高旁下畦間有溝深廣二三尺秋葉落積溝中爛壞冬則就溝中起生泥壅田歲種蠶豆至春翻耨作壅卽地虛行根極易又極深則能久雨能大旱大風故肥而多收如吾鄉之密種

而又用齊魯之糞餘姚之草安得不青酣而蟲蠹耶張五典山東信陽人明萬歷乙卯按吳行部至海上時六月初察視田間花苗多穉弱三五爲族根以上尺許無蓓蕾曰江左賦役繁重全賴田收而樹藝無法歲得半入此傷農之大者手書種法刻而傳之曰種之時在清明穀雨節以霜氣旣止也或生地用糞耕蓋後種句或花苗到鋤三遍句高聳每根苗邊用熟糞半升培植鋤非六七遍盡去艸茸不可句種之疎密苗初頂兩葉時止刻去草顯宜密留以備死傷再鋤尚宜少密三鋤則定苗顯宜疎不宜密大約每

花苗一顆相距八九寸遠斷不可兩顆連並苗之去  
心在伏中晴日三伏各一次有苗未長大者隨時去  
之花性忌燥燥則溼蒸而桃易脫落花忌苗並則  
直起而無旁枝中下少桃種不宜晚晚則秋寒啤桃  
多不成實即成亦不甚大而花軟無絨去心不宜於  
雨暗日雨暗日去心則灌壟而多空幹此北方種花  
法也北方地高寒尚宜若此況此中地溼燥何不可  
以此法行之農政全書曰漫種者子粒浮露根不入  
土故雨濯其根風寒中其根多死更梅時鋤却一再  
遍苗葉有餘根力不足遇淒風寒雨早種十日半月

者中寒盡萎遲種者種苗俱穉與艸同生已入盛夏  
不畏寒凍可得苟全而生計薄矣今括四句訣曰精  
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幹稀科肥壅又元扈先生曰棉  
花密種有四害苗長不作蓓蕾花開不作子一也開  
花結子雨後鬱蒸一時墮落二也行根淺近不能風  
與旱三也結子暗蛀四也種棉不熟之故有四病一  
秕二密三瘠四蕪秕者種不實密者苗不孤瘠者糞  
不多蕪者鋤不數  
凡種植以早為良吾邑瀕海多患風潮若比常時先種  
十許日到八月潮信有傍根成實者數顆即小收矣



但早種遇寒苗出多死今得一法於舊冬或新春初  
耕後畝下大麥種數升臨種棉并麥苗掩覆之麥根  
在上棉根遇之卽不畏寒用此法可先他田半月十  
日種

棉花遇大水淹沒七日以下水退尚能發生若過八九  
日必須翻種矣遇大旱厚水後得雨復損苗須較量  
陰晴方可凡棉性不宜驟雨驟熱滂沱方歇而驕陽  
繼照則根爛花脫其初生時多雨而草長過之者不  
害農家謂之草沒花

種棉者或共大麥下種夏穫麥秋則穫棉謂之麥雜花

溝中隙地皆種豆謂之豆溝元扈先生曰田溝側勿  
種豆疑慮傷災利其微獲者下農夫也尺寸空餘少  
俟卽枝葉森布補豆一簇害苗十數赤豆更甚由此  
觀之麥雜花亦不可種

苗初生時天有雨則草生叢中幾不可辨是須以鋤頭  
細細去之名曰脫花貧者一家并力合作則壯丁健  
婦相雜於道至有女舉趾而男爲之餉食者每當酷  
熱之時流汗沾衣最爲勤苦大抵鋤棉須七次以上  
又須及夏至前多鋤乃佳諺云鋤花要趁黃梅信鋤  
頭落地長三寸

方制府觀承云苗有壯碩異於常莖者為雄本不結實然不可盡去備其種斯有助於結實者

棉花漫種者易種難鋤穴種者反之漫種者下種宜密鋤時簡別而痛芟之令疏穴種者穴四五核鋤時簡別去留之留不得過二苗二者高五六寸以塊亞其中而平分之使根幹相去面面生枝簡別之法老農云一二次鋤去大葉者此巨核少棉種也三鋤後去小葉者此秕不實種而油澁病種也右說亦出農政全書

花熟時人攜一袋取之曰捉花捉花宜小兒蓋花之高

者不過二尺許偉丈夫則偃僕矣凡日色晴爽捉花者既往他處而回顧已經采摘之花又復開放謂之前捉後白如是者倍收捉花既已其幹可用為薪燒之勝於蘆葦名花萸未拔時遊手輩竊其零星綴枝上者以博一醉相遇於野田草露間為物主所呵而不讓至有鬥毆成訟者俗謂之捉落花

農政全書曰壯土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吉貝則汎舟而粥諸南布則汎舟而粥諸北今邑之販戶皆自崇明海門兩沙來土人惟碾去其子賣於諸處以性強緊不中紡織也邑產者另有行戶晨挂一稱於門

俟買賣者交集戶外乃為之別其美惡而貿易焉少者以盤盛之多者以蒲包一包如盤兩包如合數年中祇以亢旱故間有自丹陽販至謂佳於沙產然江北絕無至者豈時會之不同與

花不曬不可碾以有溼氣則子粘不脫也曬花之具以葦箔張於衣桁上薄薄攤之翻騰數遍至日暮方可取用若遇陰雨以竹格安火盆上烘透俟冷再烘始不還性貧家或有趁炊飯罷去舖烘之者然此二法易令色不明潔

攪車今謂之軋車以木為之形如三足凡坐則高與胸

齊上有兩耳卓立空耳之中置木軸一徑三寸有柄在車之左以右手運其機向外復置鐵軸一徑半寸有輪在車之右以左足運其機向內皆用木楔籠緊中留尺許地取花塞兩軸之隙而手足胥運則子自內落無子之花自外出若雲鬢鬢然名花衣

按軋車古制甚鉅而無足止高二尺許軸端俱有掉拐

即柄也曲而便手推挽

其末皆不透兩人對坐其旁一人喂花

軸際其用力勞而所得不多故易以四足車厥工祇一人兼之然其坐也一足偏左而用力不專所得又不能多故易以三足車車制之大小相似惟四足者

其輪如十字三足者只一木段剝其中隆其兩頭以  
搖轉取勢耳往見一說云今之攪車一人可當三人  
句容式一人可當四人或卽三足四足之分又云太  
倉式兩人可當六人者不知何似  
彈花弓剝木所爲長五尺許上圓而銳下方而潤弦粗  
如五股線置弓花衣中以槌擊弦作響則驚而騰起  
散若雪輕如煙名熟花衣於是約熟花衣作帶形削  
細竹一莖爲心一手執其末一手執木板如絲矩者  
絲矩絕類方敦蓋背有系可執用張繭絲覆之一推一却花衣乃捲竹上卽抽出此竹其狀外員而中空名條子

方言曰趙魏間謂之歷鹿車東齊海岱之間謂之道執  
或謂之羅車卽今紡車也制此紡苧麻者差大以木  
爲之有背有足首置木鋌三形銳而長刻木爲承其  
末以皮絃攥連一輪上復以橫木名踏條者置輪之  
竅中將兩足抑揚運之取向所成之條子粘於舊縷  
隨手牽引如纜繭絲皆繞鋌而積是名棉紗  
古人稱紡紗者謂輪動絃轉續於苧羅皆成緊縷按通  
俗文曰織織謂之羅受緯曰苧苧蘆管也今紡者將  
就經緯時始從木鋌上翻紡於蘆管以去其粗斷不  
勻之縷從無所謂續於苧羅者或昔無木鋌之制故

紗有紡成經緯者有止賣紗者夜以繼日得斤許即可餬口善紡者能四羅三羅爲常兩羅爲下江西樂安人聞能五羅往見四羅者已將棉條併執食指中不知五羅又用何法

手車有兩耳疊立矮木牀上夾一大竹輪於中其鋌有木承承之然後以粗線環鋌末及輪輪心有軸穿耳端出人的一手搖輪一手曳棉條而成一縷小兒女用以消夜伴織而已若郡城有紡鐵鋌者紗極緊細而償亦甚貴

以棉紗成羅古用撥車持一羅周匝蟠竹方架上日得

無幾繼用軒牀制如交椅其上豎列八羅以掉枝牽引分布成羅較便於前今則取所謂如交椅者令人負之而趨一人隨理其緒往來數過頃刻可就名其所負者曰經車

成羅後次乃用漿漿必須細白好麪調法不可大熟熟則令紗色黑不可太生生則令紗不緊在糊盆浸過一夕值曉露未晞或天陰不雨時植竹架於廣場緯其兩端以竹帚痛刷候乾於分羅處間以交竹捲如牛腰然後上機此種最貴名刷紗次則捲之成餅列肆賣之名布經團燥者多斷濕者多霉黧又有以棉

紗作絞入漿水不復帚刷而成紐名漿紗最下  
吾邑以百里所產常供數省之用非種植獨饒人力獨  
稠抑亦地氣使然也蓋北方風日高燥棉羅斷續不  
得成縷縱能作布亦稀疏不堪用南人寓都下者朝  
夕就露下紡或遇日中陰雨亦紡不則徒業矣肅寧  
人穿地窖數尺作屋其上檐高於平地二尺許穿櫺  
以透陽光人居其中借溼氣紡之始能得南中什之  
一二

傅子曰舊機五十纒者五十纒六十纒者六十纒馬生  
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巧乃易以十二纒今

女紅惟用二纒又爲簡要按纒俗呼踏腳或一或二  
或三或四纒之多寡視布之花文爲增減不定二纒  
也凡布密而狹短者爲小布松江謂之扣布疎而闊  
長者爲稀布產邑中極細者爲飛花布卽丁孃子布  
產邑之三林塘文側理者爲斜文文方勝者爲整文  
文稜起者爲高麗皆邑產他處亦間有之若染成而  
以刀刮布有芒如璫璫者爲刮絨非女紅也

明季從六世祖贈長史公精於陶猗之術秦晉布商皆  
主於家門下客常數十人爲之設肆收買俟其將戒  
行李時始估銀與布捆載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

一邑至國初猶然近商人乃自募會計之徒出銀  
采擇而邑之所利者惟房屋租息而已然都人士或  
得而轉售於他人者謂之裍頭小經紀  
染工有藍坊染天青淡青月下白紅坊染大紅露桃紅  
漂坊染黃縹爲白雜色坊染黃綠黑紫古銅水墨血  
牙駝絨蝦青佛面金等其以灰粉滲膠礬塗作花樣  
隨意染何色而後刮去灰粉則白章爛然名刮印花  
或以木版刻作花卉人物禽獸以布蒙板而研之用  
五色刷其研處華采如繪名刷印花

有踞布坊下置磨光石版爲承取五色布捲木軸上上  
壓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兩端往  
來施轉運之則布質緊薄而有光此西北風曰高燥  
之地欲其勿著沙土非邑人所貴也

閩粵人於二三月載糖霜來賣秋則不買布而止買花  
衣以歸樓船千百皆裝布囊累累蓋彼中自能紡織  
也每晨至午小東門外爲市鄉農負擔求售者肩相  
磨袂相接焉至被褥衣袴所用棉絮皆取黃晦不中  
經緯者土人搗羊腸爲弦彈之價不甚貴或有收裝  
過敗絮補綴成片以巨艇趕江淮間買之貧民籍以

御寒價愈賤矣

木棉子性解毒能治惡瘡乳癰榨為油其渣可飼牛羊及糞田油色紫而渾以之注鐙則不明以之和蔬則味醇但其直頗賤市肆間私買之以為菜油豆油之蘭亭廣本

黃道婆本邑人流落崖州海嶠間元元貞中攜紡織具歸傳其法於烏泥涇人人皆大獲其利婆死立祠祀之明張之象復塑其像於寧國寺今城中渡鶴樓西北小巷內亦立廟祀之邑之女紅歲時羣往拜禮呼之曰黃孃孃但所塑者如三十許好女子殊失實矣

舊傳黃道婆能於被褥帶悅上作折枝團鳳綦局花文邑人化而為象眼為綾文為雲朶為膝襴胸背明成化間流聞禁庭遂織造龍鳳斗牛麒麟袍服而染大紅真紫赭黃等色工作胥隸並緣為姦一疋有費至白纈者兩者宏治改元首罷之此種遂絕今郡中綾布以絲為經以木棉為緯亦多有花文但價不甚貴禹貢曰島夷卉服厥篚織貝蔡註云葛越木棉之屬蓋以卉服來貢而吉貝之精者則入篚焉至史稱梁武帝送木棉阜帳為儉朴似非當日所尚而唐詩所詠光明白蠶巾者則又甚珍之或布有粗細不同也今



木棉布之佳者每尺未嘗過錢五十而西藏佛布有至白金數十一端其卽古之白氎歟

張勃吳錄云交趾安定縣有木棉樹高數丈實如酒杯有縣如蠶可作布名白縲而陳繼儒雜誌云粵中木棉極高大開花紅如佛桑結子作絮但可置裯褥中所說與吳錄異當以陳說爲是

沈懷遠南越志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珀治出其核約如絲絲染爲斑布又云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娑羅木子中白絮紉爲絲織爲幅名娑羅籠段祝穆方輿志云平緬出娑羅樹大者高三五丈結

子有初絲織爲白氎名兜羅絲與娑羅籠段疑一物今吳楚間有草蔓生俗名麻雀冠結子亦可初爲木棉布緯光白如銀按王磐野菜譜云雀兒絲單二月熟可作蠶不知卽此否按數者皆木棉類

孟子七十者可以衣帛矣當時通用之布只是苧麻類耳冬月衣苧麻則寒衣帛則煖故老人年至七十血氣旣衰必藉絲繭以溫其體若今木棉之安煖反過於帛而無所嫌爲布矣物美而適宜直賤而易得其利溥哉

藝海珠塵

子部雜家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宋 玉潤 益孚校

宜齋野乘

吳 枋 枋字方木江陰人時代仕履無考當是南宋人

自序

枋自四十歲以來榮念已絕獨於嗜書一事如飢之於食渴之於飲未嘗一日忘情也嘗記周益公二老雜誌載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于冊且記所言之人近時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倣顰凡耳之所

藝海珠塵

宜齋野乘

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曰野乘  
已積成十餘卷壬午歲夏五月錢塘金波橋遭旱方之  
禍延燎數萬家儲書寄留癸辛街楊和王府盡爲劫灰  
七月巧夕於里仁坊舊地作小樓二間以庇風雨至八  
月落成始能追記一二鈔錄之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  
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  
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卽其愚拙可知矣枋之才固萬  
萬不及樂天嘗疑此語似爲子發以此嗜書之心牢不  
可破矣雖然不知後之人能爲傳一二耶抑用之覆舊  
瓿也甲申八月芙蓉城人吳枋書

五帝非官天下

說苑載鮑白令之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  
故曰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觀帝王世  
紀云黃帝次妃女節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  
位與子自黃帝始而非起於夏禹家語五帝德及書序  
注史顓帝紀并通歷皆云顓帝爲昌意子則亦黃帝孫  
也是少昊傳位於姪史記家語皆云帝嚳祖元壽父蟠  
極又高辛紀注書序注與帝王世紀載嚳爲黃帝曾孫  
則顓帝傳位與從姪大戴禮并史記云帝嚳下妃生摯  
則高辛又傳位於子高辛次妃慶都生堯則摯又傳位

與弟史記并舜典疏以舜爲黃帝八代孫則堯傳位與  
五世姪孫前漢律歷志載顓帝五世生鯀則舜傳位與  
六世祖之從兄弟如是則五帝亦可謂之家天下今遡  
五帝之上而觀之禮記注云女媧承伏羲而淮南子覽  
冥訓注古天子姓風則亦伏羲之子孫也禮記國語皆  
云炎帝少典之子而家語與史記云黃帝有熊國君少  
典之裔子國語又云黃帝炎帝之弟則二君同是少典  
之子以此而觀家天下之制其來遠矣○或曰夏之十  
七君皆姓姒商之三十君皆姓子周之三十七君皆姓  
姬非如五帝之異姓曰不然五帝之時世變不同人各

自爲一姓故黃帝姓公孫而少昊黃帝子也改姓已顓  
帝亦黃帝孫也乃姓姬堯寄於伊長孺家從母所居故  
姓伊耆舜生姚墟故姓姚稷契與堯同父兄弟也而稷  
姓姬契以簡狄吞元鳥卵而生故姓子若以異姓而論  
謂黃帝與少昊非父子而堯與稷契非同父之兄弟可  
乎○或曰家以傳子今五帝獨黃帝高辛傳位於子少  
昊顓帝皆與姪而摯則與弟蓋已非傳子矣堯傳之曾  
姪孫而舜又傳之同六世祖之從兄弟服紀尤爲差遠  
曰不然長子考監明旣以罪死而放齊固嘗薦次子朱  
啓明矣堯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朱之不肖不足以嗣

位堯則擇同宗之姪孫而授之舜亦不敢遽然以爲君而猶避朱於南河舜亦未嘗不欲傳之子柰何商均之不肖不能以繼緒舜則擇同宗之從兄弟而傳之禹亦不敢冒然以爲君猶避商均於陽城堯舜豈以異族而授之天下哉○且如商之外丙傳弟仲壬仲壬傳姪太甲小甲傳弟雍已祖辛傳弟沃甲沃甲傳姪祖丁祖丁傳堂弟南庚南庚傳堂弟陽甲祖庚傳弟祖甲廩辛傳弟庚丁而周懿王傳弟孝王康王傳弟定王則商周亦有傳弟姪者其後如漢惠帝傳弟文帝昭帝傳姪孫宣帝成帝傳姪哀帝哀帝傳從弟平帝東海殤帝傳堂兄

安帝若沖帝傳質帝則同高祖之從兄弟質帝傳桓帝則又同五世祖之從姪比之舜禹蓋無異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帝而宗禹而舜則祖顓帝而宗堯若舜爲異姓之國奚必宗堯哉蓋曰弟曰姪曰姪孫旣皆吾之族類而謂之非家天下不可也

過秦論誤

賈誼過秦論言始皇吞二周而亡諸侯按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滅西周其後七年莊襄王滅東周四年莊襄卒始皇方卽位則吞二周乃始皇之曾祖與父非始皇也

先輩

唐世舉人呼已第者爲先輩其自目則曰前進士按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初詣學者爲門人滿歲試通一經補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經者聽須後試故後試稱先試而得第者爲先輩由此也前進士云者亦放此猶曰早得進士而其輩行在先也此皆演繁露載通典語枋按容齋續筆載貽子祿云同年小錄是雙雙先輩各一人分寫宴上長少分雙雙相向而坐以東爲上餽以西爲首給舍員外遺補多來宴宴東先輩不遷而西先輩避位又紹聖間王聖塗灑水燕

談云蘇德詳漢相禹珪之子建隆四年進士第一人登第初還鄉里太守置宴以慶之樂作伶人致語曰昔年隨侍嘗爲宰相郎君今日登科又是狀元先輩又司馬溫公勸學歌云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輩詳味溫公之言則登雲路者方呼先輩如今黃甲並呼狀元一般先輩猶言前名也又葛常之丹陽集云小說載優人有以李義山服藍縷之衣而出或問曰先輩之衣何在曰爲館中諸學士擗將去矣人以爲笑又王直方詩話云蕭貫嘗夢至宮庭中賦詩有一人曰先輩異曰必貴又春渚紀聞載某待詔劉仲甫聞祝不疑先輩名

品高着人傳今秋來試南省若以二家所載觀之則以  
先輩爲稱呼決非前輩之比又韋莊浣花集有癸丑年  
下第獻新先輩詩又墨客揮犀言今人於榜下擇壻號  
曰鬻壻有一新先輩少年爲貴家所慕欲以女妻之又  
彭應來有賀新先輩二十八人及第詩結句云回頭應  
念差池者重待陽和振羽毛言新先輩則爲狀元爲前  
名明矣若以爲長上先生則安得加一新字又曰少年  
撫言載牛僧孺應舉時韓愈皇甫湜見之於青龍寺稱  
牛爲卽先輩又田表聖錫咸平集與胡旦書云秀才卽  
先輩乃卽日可爲先輩也其義甚明今人詩集中因見

唐詩有先輩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誤作前輩近時有稱  
道士爲先輩尤可笑也

千字文字重複

千字文有女慕清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  
清潔爲清貞庶不重複

孟子與孟嘗君同時

或問孟子與孟嘗君同時否曰同周顯王三十三年乙  
酉孟子見梁惠王王有利國之問慎觀王二年壬寅惠  
王薨孟子去魏適齊而齊宣之立在顯王三十七年己  
丑其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孟子是年去齊赧王乃慎觀

王之子顯王之孫方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薛公田嬰卒其子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能招致諸侯游士名重天下則田文之立在梁惠王未薨之前而孟子適齊之時田文已立二年矣以戰國策考之馮諼西遊於梁說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而謝之則與孟嘗君正同時也曰孟子旣游於齊而孟嘗君之食客數千人有一亞聖之大才而不克置於賓客之列何也曰太史公謂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則當時之客皆非賢士可知蓋孟嘗君非不欲招致孟子而孟子決不屑就也一魯仲連尙不爲平原君留則孟子安肯爲君之客

哉其後孟嘗君廢而賓客一日皆背去此市井勢利之交毋足怪者君於此時不能自責其取士之乖謬而欲唾客之面愚矣

###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父然不獨父也祖宗皆可如曾西稱曾參曰子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也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則稱十一世祖爲先君稱五世祖子襄爲先人也

### 顏子非廿九歲死



史記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蚤死則是魯哀公二年也按圍陳蔡時孔子年六十三而顏子當是時年三十三矣論語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則顏子尚無恙史記載圍陳蔡後使子貢至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由是觀之則顏子之未死益信而有證非二十九歲明矣

畫野分州

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一州

百五十三萬家

名不可稱

唐人多有稱人名者詩中惟甚今人學唐詩者多倣倣之不知其不可枋記李習之荅梁載言書云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德爵年惡得有一以慢其二足下之書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觀習之之言則當時亦以稱前輩名爲非枋謂古者君稱臣名父兄稱子弟名師稱弟子名禮疏云名者職賤之稱仲尼於弟子外不敢稱人名曾子稱子夏之名蓋因子

夏稱無罪怒而責之也嘗考桓公四年夏天王使伯糾來聘注禮君於臣而不名者五諸父兄不名詩云王曰叔父是也子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躬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如桓二年及其大夫孔父十七年蔡季自陳歸莊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閔元年季子來歸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閔一年齊與子來盟公羊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又白虎通曰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與先王戮力共治者尊而不名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故呂望郭子儀俱稱尚父管夷吾稱仲

父裴寂稱裴監魏晉以來多有贊拜不名者以人主之待臣子猶爾況常人乎

### 小人小生

小人二字見於左傳若小生則漢書朱雲傳小生欲相吏耶張禹傳新學小生皆是責人之語若自稱小生則始於唐韓退之與孟東野寄孟幾道聯句云小生何足道又酬司馬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云嗟我小生值強伴又呂和叔渭海昏集序云不遠數千里授簡小生

### 狀元詞誤

今人唱五百人中第一仙鷓鴣天詞第二句便云花如

羅綺柳如綿最無意義當是錯謬分曉其詞以第二句與第七句對換過義理方通合云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閑平步上青天綠袍乍着君恩重黃榜初開御墨鮮龍作馬玉爲鞭花如羅綺柳如綿時人莫訝登科早自是嫦娥愛少年

藝海珠塵

子部雜家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匯 金 沐德 培之校

東原錄

龔鼎臣纂

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宋景祐元年進士歷官諫議大夫京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大中大夫請老提舉亳州太清宮等以正議大夫致仕

舜典後有作汨作九其篇彙飭孔安國以爲亡篇疑其非亡也乃孔子所刪去者爾況二典豈容此雜篇綴其後言百篇者獨安國而已孔子未嘗言也

尚書甘誓其中別無可以爲後世法者但孔子之志以

堯舜相繼卽見其與賢無此一篇則不見禹之與子故載之以示父子傳授之法也

尚書本爲舜故并錄堯詩之首本爲文王故并錄先公費秦二誓係在書後者若只說文侯之命其誰不能編也蓋前此皆帝王之書所以人見其甚易用費秦者言典誥也孔子更於諸侯中取之有以勸諸侯之爲善可繼帝王之書也

易鼎卦有金鉉按儀禮公食大夫禮曰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上設局鼎注云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蓋以茅爲之今文局作鉉釋文鉉胡犬反一音尙故周

禮匠人廟門容大扃七箇是扃卽鉉也說文乃以鉉爲鼎莫狄切非也且鼎本茅爲以覆鼎鉉以木爲以舉鼎其誤可見

易上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乃參伍錯綜之數爾故子夏易傳置於前段之末韓康伯以爲後段之首非也

詩晨風云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崔豹古今注云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癩駮名曰六駮木爾雅云駮赤李註云子赤

周禮疾醫鄭康成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

不足者凡十五字最得其要於諸疾無不包括謂氣勝則過也當攻之氣負則不及也當養之

世俗稱詩曰佳什或曰見贈見寄之什有以一篇爲什者似以什爲詩之別名殊失其旨據詩大小雅周頌凡於其始則曰某詩之什至其終則曰某詩之什若干篇以上也周禮宮正會其什伍先儒以五人爲五二五爲什唯魯頌亦曰駟之什至其終以數不足故曰駟四篇然則詩一篇以上稱什可也

或問李鼎祚解易以聖人設卦爲伏羲觀象繫辭焉爲文王是否予曰伏羲設卦觀示其象於人文王演易繫

辭於卦下故孔子言繫辭焉者六皆不能有字著其上  
一曰繫辭焉而明吉凶二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三曰繫辭焉所以告也四曰繫辭焉以盡其言五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六曰繫辭焉而命之然則豈容與設卦離其句哉

洪範九疇宜皆有所說獨八政祇載其八事其五紀亦然疑王省惟歲以下所說歲月日星及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當在歷數字下況有冬有夏乃似歷法其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當續以無偏無黨以下則大中之法備如斂時五福當在五福六極之後乃是說福極之意

爾此漢儒所得錯亂不能細考以訪于伏生之類之人  
使後世爲不完書皆漢儒之罪也  
皇極以前四疇皆治法也皇極以後四疇皆治之有善  
惡也如三德之不善則臣僭而後凶民亦僭差稽疑亦  
有吉凶下二疇善則善應惡則惡應與前四疇之體法  
異也  
前人有以疇爲探考之義者自爾人頗效之且易有天  
下至疇及探疇索隱之文二者舉謂疇者幽深難見唯  
荀爽謂疇測也其前人或取之乎皇甫泌右丞治易有  
紀師說一卷謂疇者所以測物情也斯得之矣

鄆州門樓真廟大中祥符初東封回賜升中延福之名  
禮記曰升中於天注升上也中猶成也告以諸侯之成  
功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  
民之情而教之和又左氏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當天下中和則是太平乃上其民中以告天也中  
自有義注者何必猶成也  
董仲舒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  
可致此物而卑賤不能致也在西漢鳳嘗見於潁川則  
是鳳鳥至魏晉間張掖出石圖則類乎河圖之出矣然  
未必皆聖人所致也

揚子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人之神潛天地則其德如天  
地矣書曰惟克天德故仲淹謂天隱地隱者此也又天  
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精氣爲物天神  
之精也神而明之天明之粹也生而稟乎天死而復於  
天復者精復於神粹復於明嘉祐中子在國子監與監  
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揚子法言後數年因於  
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加瑩一義惜其未改正也或問屈  
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云夫智者達天命  
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  
義爾

青社有白門士人多問其名據淮南子載八極其西北  
方曰白門高誘謂金氣白故曰白門蓋天下諸城西北  
門皆號白門後漢張衡思立賦云蹶白門而東馳兮云  
台行乎中野雖志在高邈然亦自西徂東也又呂布在  
下邳郡與糜下登白門樓下邳城三重卽大城之門也  
故水經注謂南門爲白門今青社白門在北城而西偏南  
向則酈元所謂南門者其理亦通

唐高宗諱治當時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復舊名  
也治禮郎爲奉禮郎迄今因之其後太子賢注後漢書  
至王符愛日篇曰治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

乃改治爲化夫以亂對治則化不若治要其語新則治不若化

仁宗嗣位踰年改元天聖舊說明肅后垂簾共政謂天爲二人聖也於時胡旦嘗言未曉其義蓋不知自有所出晉殷仲堪天聖論其略曰天者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此恐是真宗爲天仁宗爲聖也

爾雅釋木曰檇酸棗郭璞云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槭棗其孟子本文云養其槭棘注槭棘小棘所謂酸棗也荀子非相篇曰仲尼長子弓短楊倞解云子弓仲弓也

言子者著其爲師史記漢書有駢臂子弓其學唯受易而已韓文公亦曰子弓之事業不傳而荀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作駢臂也常怪倞序荀子其辭甚異曰穿鑿之責於何可逃王弼解子弓乃朱張字也言荀卿以比孔子蓋其道與孔子同所以於逸民七人獨不論朱張之何如也然則謙道於人取益多矣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若春秋夏五夫人民之類後人從之莫有補其缺者宜倞以斐辭而不敢逃責也

論語有子桑伯子王肅注謂書傳無見焉劉向說苑載其事甚備然說苑異書也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



野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其質美而闕如也此無文也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肅在漢後不甚遠而不見此書何也亦可審其學問之有遺

歷代名臣法帖有山濤啓事云臣啓崔諒史曜陳准可補吏部郎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直少華可以敦教昔漢武朝以儒者文多質少乃用萬石君一子以抑其

文華之士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崔諒者誠愈過儒咸以濤爲知言

世俗謂一錢爲金白金爲一鏹與古甚異漢時萬錢比周時金重一斤其言白金者爲錢百萬矣然則一金猶古萬錢之稱也孔安國注呂刑六兩曰鏹鏹黃鐵也一曰鏹也今之百錢豈止六兩而已又或以鏹爲鏹尤無稽也

論語載蕭牆蕭屏也後人因惡事斥之遂若非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周禮春官之屬有司設几筵後人因喪事設之若唯凶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

惟通者則不然各從其本而已

或問馬融云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何也曰言三家論語三家者以雍徹漢書劉陶推三家尚書以雍徹尚書則不見唯見馬融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以意求之則宜爲三代夏商周之家也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若以下二患爛腸之食伐性之斧證之當以蹶爲倒也又蹶逆寒疾也高氏注以招訓至蹶機門內之位者誤也

孟子謂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者也

有能信之者不遠千里必求信之恥指之不若人也今之人心不若人而不恥是之謂不知類矣唐盧同常爲櫛銘蓋本於此

孔子不喜與人辨孟子好與人辨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辨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辨者卽辨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爲之辨也

張衡東京賦李善注本云解罟放麟又曰慕天乙之弛罟其五臣注本弛罟作弛罟故韓魏公進嘉祐編敕表從罟然網罟可通施於捕禽魚作弛罟則不重複於義

爲當呂氏春秋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周康有酈宮之朝  
三事先儒皆未知其所出今傳於學者或得之可補古  
史之闕  
汲冢書稱太甲殺伊尹唐李宗閔謂孟子教諸侯叛不  
別是非毀短賢聖甚可罪也  
落成之祭人久不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宮與諸  
侯落之  
揚子曰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軌注謂手者桎梏之屬  
賈誼新書云紂作桎數千曉天下諸侯之不諂己者仗  
而桎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其注意以

文王聖而免桎梏則與揚子合矣

有問竹與松柏皆能冒霜雪而不衰竹虛而松柏堅實  
其故何也或對曰竹則虛其心松柏則實其腹竹則弱  
其志松柏則堅其骨非道之自然乎

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  
時敘惟曰未有遜志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以卽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安國之注爲二解荀  
子并爲一解凡刑殺旣義則當用但解勿庸以卽爲卽  
行斯與本文意異  
四瀆尊於百川謂其發源而東不假他水直注於海也

然人呼淮者止曰淮濟者止曰濟不以他水寄名於其上曰某淮某濟也惟淮雖有秦淮則秦非水名也其江河則不然凡水之相附邇者必寄名於其上若沅漢則曰沅江漢江洛汝則曰洛河汝河之類是皆世俗之語不可不如

樊噲傳云從攻項籍屠煮棗顏師古輩皆未詳其處後漢地理志濟陰郡宛句有煮棗城

劉向曰湯無葬處顏師古謂不見傳注也按汲冢記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誌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沒於河

書有亡本及逸詩者蓋孔子之所刪也不修春秋者孔子之所未改者也逸論語者殆載齊魯古三論篇章之所遺也讀唐明皇道德經序見君子傳注至公之辭也孔子所存書之逐篇皆因事而訓後世如盤庚三篇蓋以五遷之勞民咨胥怨故錄其丁寧告民遷之之意欲後世凡議遷都卽知民之必怨用戒其不可輕遷也地理新舊志江淮間宅與墓則隨五音取向宅則皆須西北高東北下流水辰巳間出兼同用丙向爲上非也凡宮寺祠廟郵館皆無常主故用丙向宅舍則當各隨本音

邵亢學士家作三代木主大約依古制而規模小也仍  
各用一小木室安木主作一靜室置之不須更畫影幟  
蓋非古禮又木主久而壞可瘞而別製安祿山陷洛陽  
士庶奔迸崔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潛入家廟負木  
主以竄然則木主之制唐士人之家皆爲之也  
孫構紹先言諸葛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  
八陣圖用六以沙壘皆近千年不泯或曰武侯擇吉日  
爲之故也用六在用八之後以其兵少不能足其數  
晁文元公常約已立四海之海法而專習之謂無怒無  
怖無慮無住無慮者息其繁慮無住者不住著於一物

晁公每自謂得則象智蓋見賢思齊觸類而長此取象  
中說所謂七無者然皆原於論語子絕四也  
物有以類而名之者鴉曰舒鴈馬曰飛兔皆名之美者  
也至於人則有曰鷹犬曰虎狼者豈不愧於鴉馬乎  
史記蘇秦曰燕北有棗栗之利又樂毅傳曰薊丘之植  
植於汶篁釋者謂竹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  
然則齊魯間棗栗殆自燕北而移植歟故青州圖經引  
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豐肥細好爲天下第一經  
云樂毅破齊時自燕齊來因種於此故以姓得名  
物有善蟄藏者是保其身也人若能蟄藏志意待時而

動是保其神也保身則氣全保神則形全形與神不相離也

文中子言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道威輦之詞不見於世而見石崇大雅吟然亦無能歌者威輦晉董京字也京與崇同時人其詩意異否未可知且存崇詞以質斯義其節曰堂堂太祖淵弘其量三分有二周文是向於穆武王奕世載聰蕩清吳會六合乃同大槩以司馬晉比姬周大雅之意其在是乎

唐劉秩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增之二百卷號通典通典所載自書契以還迄唐德宗貞元元年上下數千年

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二百卷載二百年其卷帙亦如之與治晉張輔論遷固書一也然秩書太略白書太煩不煩不略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是知天下鉅細事惟適中可以久而不廢豈特書抄哉

賦者緣物以成文必辭理稱則彬彬可觀唐楊遂賦太極生兩儀有云品物流形聚作草木鳥獸不言善應散爲霜露風雲理雖長而辭不稱無足觀者王沂公賦有物混成曰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雖與前賦意合而其辭理彬彬然矣

高弁公儀種先生放之高弟也常著帝形三篇有張荷

若山亦學焉先生以友道待之著過非九篇先生皆稱之復謂過非在帝形之上帝形今行于世而過非世所罕見大旨謂過非非過也聖人作事於時有本是而未非非聖人之過也蓋後世增飾之過也陸魯望嘗因激而爲蠶賦以其貽禍於民遂欲伐桑滅蠶思古民衣皮羽爲無得喪則不及過非之意遠矣

韓文公古詩曰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謂李杜也北夢瑣言載文公律詩曰天恐文章渾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又王黃州解梁官舍詩云上天於我心還厚只遺文章道更尊此皆原孔子天未喪斯文之意

杜工部遂楊六判官使西蕃詩云子雲清白守今日起爲官諸本皆然予以謂今作金蓋金日磳本休屠王太子與母闕氏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武帝嘗奇之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唐中興時贊普必有相類者故甫用之也

四六文字雖變古體其有至當者亦不減於古如梁李崧論詩答徐巡官其略曰詩者或逸樂而興或悲哀而作內經夫婦外正君臣雖孤憤必申雖輿言必達懲惡勸善之理於是乎明感新懷舊之情於是乎見乃知作者豈徒然哉是以讀騶虞之章知岐周之盛德誦芍藥

之句識鄭衛之淫聲如巡官送賓云蟾桂三春捷雞林  
一國榮則知皇澤之被於遠人素風漸於殊俗又若貽  
友生云詩道長年樂生來貧却閑則知尺璧輕於寸陰  
千金賤於一字如宓所述豈必以古律爲別哉

五代和魯公疑長於歌詩初辟征西從事軍務之餘往  
往爲歌篇詔使往來傳於都下當時籍籍以爲宮體復  
生俄而時主知之遣中使馳驛索宮詞百首卽日上焉  
其間有云遙望青青河畔草幾多歸馬與休牛又云赤  
子顛顛瞻父母已將仁德比乾坤又云越溪採女不  
宮儉素皆持馬后風盡道君王修聖德不勞

能使事中的有風人之作

和魯公上巳日修禊事於濟汶之上或曰長津之內游  
舸甚繁擊鼓鳴榔之下必起飛鱗而驚睡龍俄有漁者  
獲一巨魚長丈餘其圍數尺斑首赤喙刀鬚骨鱗遂贖  
而放之或謂曰子欲望負足乎魯公曰豫且之箭前編  
所遺但惜其救旱之功未展不可隨泥鯁沙鱸同鱸也  
且爲放魚歌有云骨鱗骨皆龍子時張昭遠稱之云  
鯉魚滿三百六十歲蛟龍輒率而飛去若此者其歲蓋  
亦深矣



賦亦文章雖號巧麗苟適其理則與傳注何異如李弼  
也鼓賦土之靜靜乃陰之實土之動動乃陽之精陰以  
實而濁陽以文而清將以質勝文而其理永固遂以土  
爲鼓而其義有成斯迨於無愧於理矣當時謂之李土  
鼓後有鮑當者著孤鴈詩甚精時亦號鮑孤鴈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六日太宗始御講武殿試進士賜  
呂蒙正以下及第三年五年又賜胡旦蘇易簡以下及  
第初京師期集未有題名石刻至七年馮起以贊善大  
夫通判歙州蘇能以著作郎權知歙州乃刻賜詩七首  
其賜呂蒙正詩有云帝澤雖寬異官榮莫忘貧賜胡旦

詩有云報言新進士知舉是官家御注云每相見但相  
勸爲美善之事莫教朝野人笑道主文官家知舉不了  
呂蒙正自僕射乞出得判河中府太宗曰卿狀元及第  
朕用卿作宰相今日可謂榮歸鄉里因有詩曰滿朝鸞  
鷺醉中別萬里烟霄遊子歸太宗聞之曰呂蒙正似無  
意再來旣而三召方再入相

藝祖時新丹鳳門梁周翰獻丹鳳門賦帝問左右何也  
對曰周翰儒臣在文字職國家有所興建卽爲歌頌帝  
曰人家葢一箇門樓措大家又獻言語卽擲於地卽今  
宣德門也

劉仲芳上曹璋水調歌頭第三句云六郡酒泉蘇子美亦有此曲則云魚龍隱處尹師魯和之亦云吳王去後其平仄與蘇同而音與劉異嘗問曉音者乃曰以平仄言之其文稍異然不脫律皆可也律說本詞之指法余聞之師悟治易者各將所見苟不離道之方則不可論是非餘經皆然

王元之詠中條山嘗愛田告詩有洞黑吹狂雨峯青卓冷烟乃作書求之大槩言詩於茲山口欠是爾田諾焉故田詩集不復載

李文定公迪與夏侯麟各題詩於濮州王驥郎中屋

文定曰南巷蕭條北巷連君歸未得伴君閑郡樓獨上最高處盡日凭闌不為山夏侯曰夜來飛夢到瑤池借得周王八駿騎宴罷却歸蓬島去五雲狂踏影參差明年文定第一人夏侯第二人及第

魏野詩曰雲好低頭望松宜側耳聽便堪為導引誰信可延齡頃年杜岐公晚年揮扇或墜椅下即側身取之蓋亦欲略用力也

王欽若三司勾當來亳州散食鹽錢知州有詩一句云雪霜散處民心悅欽若對曰鼎鼐調時眾口知

龐籍為黃州司理夏竦時知黃州龐嘗遊洪山水有詩

藝海珠塵  
云登臨不覺致身危夏頗異之後龐爲相而夏爲使相  
龐適當軸曰今日向司理筆下作使矣  
吉州雙流詩云不知萬里爭流去那派先成潤下功向  
敏中與盛度分作一人是殿中丞一人是太傅後向爲  
相盛亦貴顯  
康定中尹師魯過河陽見予廳事之壁有石記墨本題  
曰青州州學記師魯謂當云青州學記大抵文章增減  
字不可不思嘗觀韓文公文章無一字用不當者如藍  
田縣丞記其下主簿尉若常人山曰簿尉也且尉則官  
稱簿則簿書必曰主簿則名始完是雖文之小疵亦與

刑不可不尙

齊桓公得愚公而管仲修政故杜甫贈蕭郎中詩曰中  
散山陽鍛愚公野谷村徐鉉題雷公井亦曰揜罵愚公  
谷蕭條羽客家皆謂其蕭灑可愛也予守青社因旱禱  
雨於愚公山下卽日而應噫公野人也生死有益於齊  
亦嘗以靈異澤民求爵號於朝廷元豐二年封隱利侯  
景祐二年省試天子外屏賦是時國子監元黃庠者最  
有文稱同試問以所比證事庠曰可用疏屏內屏聞者  
以皆有屏者謂庠不誠及庠程文第一其辭曰清廟之  
飾用疏是殊彝制諸侯之設於內靡僭常尊其人見之

始愧服時庠以疾不能就御試既愈陳述於貢院大略言三月中偶感寒疾蒙聖恩特降中使賜湯藥并酒遂得平愈近多士皆被榮恩而庠自胄筵登國庠既於南宮皆叩首薦以母老獨未能甄錄乞賜奏別賜一試主文章郇公而下爲之進呈仁宗曰是亦三元也詢問欲如何郇公曰乞出自聖恩處分仁宗許將來直就御試徐曰令奪狀元也宋公序時亦預進呈退謂同列曰將來好狀元或問何以知之曰金口宣諭如此故知此狀元定矣宋丞相舊名郊第一人及第或以名譖之卽更名庠時葉道卿猶外補寓書戲問曰某當年狀元名郊

今名庠何許人也宋公因以詩答曰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舊玷華纓莫驚書錄稱臣向便是當年劉更生時以謂劉向改名一事古今人未嘗用似留與公序也真廟朝汝州進茯苓一顆重三十斤宣示宰臣而下遂表謝其表王沂公代爲之有云事將符於難老效豈止於蠲痾又曰臣等用愧鹽梅言慙藥石乃知前輩文必引事相類雖涉小巧亦不可不然

葉道卿嘗帶貼職知秀州時狀元宋公序及同榜鄭天休已修起居注道卿有詩寄二公曰相先一龍首對立兩螭頭世稱爲警句

宋丞相嘗曰皇朝狀首三十八相到吾家第四人謂呂蒙正王曾李迪與宋庠也

宋子京明道初召試學士院試琬圭賦其辭有曰爾功既昭則增圭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玉之羞是以上無虛授下靡妄求又曰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時翰林盛公度奏御曰極褒稱之曰此文有作用有勸戒雖名爲賦實若詔誥詞也卽授直史館頃之仁宗御製上皇太后恭謝太廟詩而子京次韻在諸公之右其詞云柔極深慈冠古先謝成宗祐奉齋牲欲知太妣徽音盛親見周王作雅年仁宗嘉之賜緡三百疋

劉侍郎夔皇祐中自汶上移守福唐子送以詩有云家經武夷住仕與會稽鄰劉公云武夷山在建州北二百里崇安縣南三十里方圓二百二十里東南二方皆枕流水一水北至一水西來湊於大王峯前合而南流爲建溪公旣請老燕息於其間想公當時過家之榮後日退居之樂良可羨也

景祐初禮部試觀象作服賦予愛其離合益稷篇文甚精當常效之以漢趙充國傳罷騎兵以萬人留田曰罷兵留田以試竟州進士後有以韓安國傳謀事必就祖發政拈古語爲題曰就祖發政者離合之誤也

太宗詔徐鉉撰李璟誌文曰聖人在上雖善治者不能保其存時謂文過太甚和魯公比擬草書以崑崙人物旅弓黑稍玄鶴孤猿之類是形與色兼言也  
嘉祐四年貶呂溱其誥詞劉敞行之溱當貶而褒嘉祐五年劉沆贈僕射侍中其誥詞張瓌行之沆當褒而貶張舜民爲高遵裕幕客元豐辛酉歲隨遵裕至靈州題詩於石峽曰青岡峽裏章州路十去從軍九不迴白骨似沙沙似雪將軍休上望鄉臺又曰靈州城外千株柳總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因爲李察劾之降爲承務郎郴州監酒

杜甫贈太常張卿詩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鷓鴣張平子南都賦作鷓鴣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南楚之外謂之鷓鴣

南京法寶院有一墨蹟曼卿守道也雖精妙與奇怪不同然皆近世所罕有

劉相沆爲臺官言後令裴煜代作章奏言雖三省之無他奈羣犬之已甚臺官吳中復上言劉相以犬斥言事之官

潘佑曰齊人王達靈者高士也精覈九經該博諸子肥遯邁俗自無全人予早聞達靈之名常恨未得見其所

長佑忠直人也其語固不謬後予守青社因訪其著述訖未能得而達靈去方百年其知名者尙少況著述乎乃知姓名有道之士汨沒者何可紀哉

周世宗既定軍制左右有以刑名相犯取旨世宗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宜儀迄今行之

藝祖嘗令傳宣於密院取天下兵馬數及本院供到印後批曰我自別爲公事誰要你天下兵馬數卻令還密院

江南城破曹彬見李國主卽放入宅言令打蠟金銀京師桂玉難過諸將皆言不可恐別有事彬曰此無英氣

不妨

范文正公嘗勉士人讀書通古今曰爲臺諫官則遇事敢言出當藩方則有事敢斷識者知公之事業有源深矣

蔡君謨說藝祖嘗留王仁瞻語趙普奏曰仁瞻姦邪陛下昨日召與語此人傾毀臣藝祖於奏劄後親翰大略言我留王仁瞻說話見我教誰去喚來你莫腸肚兒窄如他我又不見是證見只教外人笑我君臣不和睦你莫強惱官家趙約家見存此文字

藝祖嘗以梁周翰補闕管綾錦院多決工匠不能處及

駕幸本院即欲決周翰周翰急曰臣天下名士既而宰相救解藝祖言欲決教知滋味遂釋之

蘇易簡榜中有登庸者四人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其為參預及兩禁以上者又數人時亦號龍虎榜

太宗嘗問寇萊公孰可備東宮公曰此社稷大計當自擇之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事陛下不可離御坐臣亦不敢離此願一言決定之即言及真宗公乃賀曰陛下知子矣後數日真宗因出有民竊語曰好箇小官家太宗聞之頗不樂召公問之公又賀太宗曰何賀公曰儲貳之立惟恐人不歸伏今人民有是言誠可賀也

太宗釋然震曰之木其不謂誠其於平員相則之  
張乖崖在蜀聞寇萊公拜相乃謂僚佐曰寇有宰相之器然富貴早讀書少平本對面東官則謂前日用公在天禧中真宗已不豫但患曹利用在西樞跋扈下謂在中書弄權一日召知制誥晏殊坐賜茶言曹利用與太子太師下謂與節度使並令出殊對曰是欲令臣作誥詞上領之殊曰臣是知制誥除節度使等並須學士院操白麻乞召學士真宗點湯既起即召翰林學士錢惟演惟演遂救此二人來曰却除曹利用使相依舊樞密使下謂拜相仍先露此意與二人云自有回天之力既



而惟演遂除樞密副使晏相嘗說與王哲學士  
庚子正月二日子謁呂冲之因問三館祕閣所藏之書  
多散落於士大夫之家客有對以所藏之書今存者有  
三萬七千卷其實有萬餘卷爾惟祕閣與昭文集賢最  
多存者蓋閣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以故存  
者多矣及言士大夫以金帛購書者不少而書亦有人  
不得見者且云景初家藏舊鄭氏詩譜注人不見名氏  
而歐陽永叔慶歷四年奉使河東嘗得鄭譜自周公致  
太平以上不完遂用孔穎達正義所載詩譜補全之而  
復爲之序景初之本甚完嘗爲并州牛景勝借去今乃

亡吾之本矣

舊說翰林學士草制誥每爲宰相圍却令改謂之喫鞋  
底

樞密學士張公奎嘗言頃在疾告旣愈朝參對於便殿  
仁宗問因何得疾公曰因食饅頭仁宗曰饅頭豈多食之  
物耶愚聞其說爾後每食於氣血通暢時則無恙不如  
是則終日不平和今漸入老境書以自戒

歐陽永叔與劉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別立法富鄭  
公上前言近罷榷茶改二百餘年之弊法不能無些小  
未退便處須略齊整可矣譬猶人大病方愈須用粥食

湯藥補理卽便平復矣上頷之  
丁謂嘗云唐明皇時異人言醮席中聞乳香靈祇皆去  
至於今惑之眞宗時親稟聖訓况乳香所以奉高眞上  
帝百神不敢當今士大夫家祭多用濕香亦遵前聞也  
文相於西京宅旁建廟嘗云取長安杜岐公宅廟制度  
仍減一尺高作四間兩徘徊宋公敏求學士知典故言  
規模太過窄可作七間文相因畫杜岐公家廟一本示  
之古之制度惟存杜廟而已

治平中子守金陵至止數月因葺治所之西廡掘地數  
尺得永盈岳詢其地乃南唐宮人梳洗樓故基也非

鉛華之水積而致耶

富鄭公嘗與余論治道富公曰大抵朝廷須用賢者多  
小人少庶幾其治也譬諸疾病者元氣已虛邪氣已甚  
姑以平和湯劑扶持之可也進服疏轉之藥則安能  
保其生耶俟元氣漸實邪氣漸退雖使服藥瞑眩亦無  
所害耳元氣賢者也邪氣小人也使賢者多小人少然  
後可力行其道也

鄭公又言人常勸弼不次進用賢士大夫及朝廷進用  
偶未及已則復出議論余對以人往往必以一身休戚  
觀朝廷不能以天下休戚觀朝廷鄭公以爲知言

士熙道建中嘗見人議條貫乃曰法令繁而君權卑又見張宗益上言白氣災異事乃曰此不經之語也王素爲諫官言李淑姦邪范希文在政府云李淑少年可惜以此名點污法官議官惟務其深自以爲深則無咎苟稍出之則恐人疑其有情也臺官言事惟務掩人之惡不顧治體之如何爾自以爲若卹治體則僅乎不舉職矣二者皆切於身謀而忘至公之道非國家之益也

法官壞法律者三十年矣向之入法寺者皆外官不爲上位所薦舉無由改官往往誦法書求試法律斷案幸而中選無他才識惟泥其文而深其法耳自後朝廷既寬失出之罪又稍用儒士始漸知法之弊矣

何剡待制兼門下封駁事嘉祐祐祫享之後王達復知全州中官武繼隆復防禦使閩士良復卹延兵馬鈐轄皆留告敕繳納中書自來封駁之司名存而職不振今剡振職矣

千乘縣大王橋之東北約一舍有野儒忘其姓名熙寧九年稱九十九歲頽然其形康寧異常且言人皆可一百二十歲是天與壽也予當天壽之外所得壽考乃予功行之致將遊西蜀江南觀山水之勝况筋力猶可日

行百里後二年果聞出遊  
元豐元年泰州有姜延貴者年九十六歲有孫及曾孫  
俱登進士科而元孫太亦隸進士業世所罕見也  
待制張昂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以保州部署下一將兵  
士當更番守邊每遣行卽請銀鞋錢而知州下一將兵  
士未嘗差出故昂之皆互令差出庶乎均也其凶輩因  
此構造事端以叛用供奉官監務韋貴爲首領及田況  
自眞定來招降昂之贊令悉殺以戒後來  
王沂公知大名府一日迎赦書有禁軍兩指揮相憎嫉  
一指揮在左弄門關者輪其關因擊左右一指揮中兩

人皆斃沂公密令申報判云令赴市曹處斬訖奏於時  
坐客及人多不知至來日其在右指揮一名訴左指揮  
更有他事沂公見其有酒卽令驗之決脊配春州已而  
兩軍方寧貼

張昇果卿嘉祐二年夏回虜聘求聖上儀容事昇見戒  
主言前來皇帝曾將過御容在南朝蓋以代相見爾今  
已稱姪須我主復圖儀容去則南朝必送聖範來蓋前  
來是弟兄卽弟先送今是伯姪姪宜先來卽伯後答如  
此先後順也訖從其議

富相言老人星見送史館不便乞依古制送學士院令

文武百寮賀

慶歷中文彥博與杜祁公俱在樞府彥博見祁公依條例行事乃曰此是措大治身之道耳某雖晚輩亦不敢不以天下爲慮

狄青善用不滿干人之法蓋擇銳敢死者而已

景思忠父歷都官員外郎景祐中在慶州撰邊臣要略二十卷備言元昊必爲邊患康定元年其父知成州元昊果興兵大寇延安於時父又進平戎議三卷換左藏庫使

南京故李龍圖紘雙生二子長曰黃中次曰象中嘉定

二年同登進士科三年象中以賊濫羈管於南時黃中通判濱州亦有公累被劾數翻異朝廷遣御史丁翊往制勘而黃中云亡以此見雙生之時禍福亦不甚異也陳恕爲三司使嘗言三司中惟起支爲難蓋一起支則無由止也不可不慎

士熙道管三司商稅案言天下諸商稅錢每歲二千二百萬貫自嘉祐三年後來只收得七百萬貫每歲虧一千五百萬貫

度支外郎范祥作制置解鹽事舊日沿邊令客人入斛斗或造櫓樓瓦木之屬凡直六貫卽支解鹽一席祥遂

制置邊上客人入一色見數錢六貫依舊支與一席客人得一席賣得十貫邊上卻用見錢糶物官中有利客人亦便解鹽每歲二十四萬席得錢二百萬貫嘉祐四年改作制置解鹽使

興州濟衆監每歲鑄錢七萬餘貫近張方平自益州入作計相因減課程一半并嘉州監亦減半惟邛州監亦依舊以兩川錢重物輕欲減半後錢漸少而貴物欲輕故也川中三監鑄錢

嘉祐四年冬夏國諒祚之母爲國人所殺卽元昊妻也其舅沒臧用事有漫咩者其官高於沒臧然勢力反出

其下因殺沒臧諒祚恣爲不道淫佚遊畋無時少息復侵犯鄰國有喃廝囉少子董氈最號桀黠病其侵已乃與契丹結親諒祚懼其與虜夾攻遂來中朝求尚主欲結援自固旣不許乃出狂言欲與中國相敵及要熟戶嘉祐七年賀正日西人大首領祖儒鬼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祖儒樞銘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嵬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玉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礪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帛之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并行人擡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卽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



中子假守是州推官汪愆恐其難久遂刊焉既而子與汪同聞張擇賓郎中道沂公止之之因頗恨不模於他石

徂徠山在泰山東南周環遠望廣袤如一謂有往來之勢故名徂徠

海州胸山俗言胸山戴帽即雨蓋謂雲出覆冒其上為雨候

飲食甚熱之物如湯之類使人耳腦多鳴

邵良佐使夏國至吳賊處與一大臣言今茲用兵如富者與貧者賭博貧者只宜常勝使富者勝貧者必

右東原錄范行可得之周公謹家公謹乃傳上

海莊氏本予與行可為文字交故得錄焉乙巳

九月十八日中隱山房識

文錄

唐 庚 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宋元祐間登進士第為宗子博士提舉京畿常平

自集十卷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謂代

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公白

叢或失之惟退之驟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才傳之後便有杜子美六



藝海珠塵

集部詩文評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吳 祖泰 裕傳校

文錄

唐

庚篋

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宋元祐間登進士第為宗子博士提舉京畿常平坐事

貶惠州遇赦復官有集十卷

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

藝海珠塵

文錄

一

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  
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司馬遷敢亂道卻好班固不敢亂道卻不好不亂道又  
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毫  
唐書亦爲來生種矣

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  
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  
力如桃源記言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  
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爲極勝到暝色  
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  
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  
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閒中所得  
句也

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  
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五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  
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字也此字旣

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東坡詩叙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謝固爲綿州推官推官之解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實搜竟久僅得句云卽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然深有愧於東

坡矣

韓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杜子美祖木蘭詩

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唐亡云江海以揀焚焚收而溺至引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

詩律闢深嚴子亦云律傷嚴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  
 必有難易二途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  
 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  
 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祐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  
 云此波涵聖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拂然作色而去僧  
 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  
 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為中字如何然展手  
 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近世士大夫習為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  
 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

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

五湖低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遂定遠燕

額飛虎頭或云結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長頸高結喉

中文作楚語

余作南征賦或者稱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

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髻髻其一語畢世不可得

也

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書錦堂記云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  
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  
云言重大而非夸此雖只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  
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  
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  
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八  
謁之問余觀甚書余云方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  
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蓋如此

關子東一日寓辟廱朔風大作因得句云夜長何時旦  
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云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到  
對亦似不穩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  
知何人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曾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衣  
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  
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略古人歲久  
成書自足垂世也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

五  
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南征時賦廓舒而浩蕩復收斂而淒涼詞雖不工自謂  
曲盡南遷時情狀也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公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  
侯無我違輒流涕有感

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  
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爾氣象闊放涵蓄  
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  
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

雖大而小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廬殷墓  
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爲詩是也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驚  
之類尤宜入詩用

謝之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也  
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  
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杜子美  
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

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久  
作家書乃是

宣和元年行父自錢唐罷官如京師眉山唐先生同寓  
於城東景德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遊實聞所  
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巳亥九月十  
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歸還朝得請宮祠  
歸瀘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自巳亥距今紹興八年  
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  
余追錄且欲得僕自書云將置之坐隅如見師友衰病  
廢志十不省五六乃爲書所記凡三十有五條先生嘗

次韻行父冬日旅舍詩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容  
情安枕少天色舉杯頰桂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  
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重踏軟紅塵  
獨立鴛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見且嘗新  
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曩曩家卧麟力請宮祠知意否  
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於是矣集者逸之故併記云  
三月癸巳餘行強行父幼安記

